



撫使知江州以參贊軍幕夜黃去而直寶文閣陳凶愷
實未修江坊蒐軍寔結民志厲士氣用能暮歲之間元刻
城為天府張弱勢為強形報日命磐石於壁紀移闔歲月
姓風自黃公始且援袁州刺史韓愈為觀察使匡仲舒配
滕閣事得某筆從某雖文煜煜愈然覽文公潛逾神衛以
聞之建罷重於閣之興廢此之營綜總於披之登覽洵不
敢以淺陋辭唯得揚揚天整之中上聯夔鄂下接昇潤自
昔吳國江南者之所重晉以庾亮溫嶠第一流人臨之嘗
試憑高而望江山歷之其盛心偉識遺忠餘烈有未泯者

高皇帝移闔之宏撫聖天子經武之英籌河謂深且
遠矣某以屬城事統府設有羽檄猶當悉獎賦以從執軍
禮以見其何敢有愛於臣之文乎願承紀事詞樸而核
他日必獎率上軍持節諸鎮乘風散鶴候之勢凌蒙衝關
艦之捷某雖衰憊草露布止尚書作凱歌被樂府尚河池
焉不亦公之即若管輅也西軍於肅州陰義舉也昔亦
中盡建寧府新建進樓十四百廿八根較果也此許也
端平五年五月某日秘書丞陳樞密院檢詳姚某以直秘
閣出守建安謙遵全閣詔下士相告語曰公初元善類也

府賢掾去可惜盍留行乎建士之在朝者則曰公嘗賦吾
州有恩信慈行可為朝中措可為吾州贊乃不果留時城
中遺燼暴斃滿市區二十四行者九財殫粟竭物情洵
不安公至明誅賞辨逆順而軍紀肅拊創痍輯流散而
民氣和書用度規荒殘而官府立明年春除逐於朝微服
過建焚室已十具五六徑書擢公以漕廉守及明年春除
行役道焉則樓堞翬飛屋肆鱗集所謂二十區者皆復
不獨公解也余嘆曰君相真知人哉建人真知公哉既覩
公握手相勞苦公曰州略如舊觀然吾力疲而顛陷矣凡

若木之役不可殫記譙樓最鉅緡錢一萬一百四十一楮
幣二萬九百九十四其費也起乙未仲秋迄丙申季夏其
歲月也吾子筆之建安自南渡劇盜范葉弄兵之後 列
聖涵濡休息名公御拊摩積案其軍府殷實井邑繁雄冠
於七聚而無小失收馭蕩為烟埃夫聚力所成壞於一夫
之手顧譏數可乎葦月之頃還被百年之舊而歸功於人
可乎昔者周大夫閱故都之毀其詩曰彼黍離離傷之也
又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尤之也原禍至之始而呼天以
之其怨之者深矣魯僖復周公之守國人頌之曰魯侯

之功美之也又曰天錫純嘏眉壽保魯祝之也美興復之功而祝其純嘏又祝其眉壽其德之者深矣厭亂而思治情也惡壞而善成亦情也越建人之厄措諸筦簞百世之思也叙建人之情刻於金石千載之傳也公頌唱人名孫字貴叔掄魁勝流立朝有德有言不以材幹顯余所記特公學問之粗者爾

蘇曰也郅武軍新建郡治譙樓

世言閩盜所自起必曰汀郅非也盜皆起於汀境郅與之鄰所漸者然耳初寧化賊既殘建泰二邑勢且及郡天子

命朝臣某入某不出守皆固辭至侯遂奉詔引道未至郡已失守千里為墟侯露居於野拳轉戰誅筋竹洞渠魁群醜或僂或降惟下懼賊據險城縣令非官揮侯方聲罪致討會以風聞詔用趙侯以夫代也慨然以夷難辟瘡為紀責其清豁洞再造府廟將使稟嚴冷公師受誠撫以結定四年八月經始明年十一月落成療錢楮若干緡堂寢顯巖閣邃如木家中族之僭其居黜樓墮瓦鉅麗如名藩雄鎮之裕於力招捕使陳公驛過而嘆曰輪奐美哉初朝家以祠牒以予助侯贍兵康賤之費侯以錢糧粟皆有致歸

祠牒於朝而屬記於予氣觀世之士大夫雅俗勇怯不同
及乎當乘輅幹防之任或曰車不可為辭宋拜或曰庫尚
可為患力不足求兵與財然後往無雅俗無勇怯其說必
同昔越石於并世雅於譙咸無資糧物給鎧仗保旬朔而
荆棘復為宮市夷虜願為華吳表源於汴宏靖於燕士馬
強盛金帛充於不戢頽而井危萬為戰場部曲壯為讐敵
蓋祖劉能疆圉理幾及廢之郡縣張陸不能撫循結安無
事之軍府牧守亦不才亦不才之休戚兵革之死生而萬姓
之禍福係焉焉可求謹擇歌故夫譔事於末何為庸文也

奔待於竇與助中人也無待於竇與助豪傑之士也若
侯馳車橫絕群寇趙侯收餘燼興復一郡孰資而助之哉
持其志憤廉約有以警盜賊之氣得軍民之心爾余故著
之以闢夫謂事之不可為者也且以隗夫謂事雖可為而
患力不從者也王侯金檀又趙侯長樂以不問以不問
以建寧重建明倫堂惟聖下都治善不都休同建寧
建學闕壯於平江未旬月卒已之變燔官寺幾盡而
學明倫堂毀焉姚公深采為伊瀟先教而後政緩刑而
學相役于冬明年仲秋堂成以餘財新師弟子之居屬余

記之昔者唐虞三代教人之法其存乎經高之所教箕子
之所陳莫不以倫為首三綱同然之理五常同有之善同
然者均賦於天固有者無待於人而古及於今於理是理
何哉蓋理與欲對善與利對理不勝欲善不勝利同然者
有時而相遠固有者有時而存不矣焉得固不可以不詳故
故夫人有聖有愚理未嘗偏倫有常有變以辨能盡參贊
夷齊常也舜申生變也常陽處變難處申生不以親之養
而墮其恭舜不以弟之傲而廢其友處變而不失其厚倫
之不容釋如此匹夫匹婦愚也周孔聖也愚者能之聖哉或

不能焉周公有愧於桀智夫子謂未能事於君又修至於
聖而不忘自微倫之難盡如此於經載此者也君師倡此
者也禮樂刑政扶此者也學校誦此者也有所誦則有所
明矣公之致美於是堂豈為學者痛處讓利祿之地哉
所以肄習篤行於相之竭力於親異同之盡節於君
者也今日之修於家異日之措於天下者也今日之稱於
宗族鄉黨異日之施於蠻貊者也誠材造在有新堂始斯
堂之新有祀公始不可以不記其始其言不亦於人於
而於首龍溪縣復平糶倉於八學館於此也蓋知建食之善

前記首叙邑人致粟之報使人顰蹙次述趙侯致倉之善使人欣躍末復後入之不能繼其詞峻其旨深又使人憮然以為過慮也然自嘉定乙亥至端平未年十許而趙侯之粟羽化倉亦不存前記所云殆如著龜矣長樂李侯始至慨然發憤曰彼能創之吾能脩之願以請儉為始二年而新穀立本錢竟至書擢侯通守龍岡侯曰倉庫未幾不可出終更積粟三千斛餘視趙侯贈許辭馮陳納聖山做常平既為倉約復請余識之有問於余者創與修孰難余曰方趙侯時縣計未屈令俸猶厚也李侯之時異

矣上供責金錢月俸給純楮公私因弊侯儒生無生財術顧邑有歲苗糜費錢歲幾千緡收迎新例卷皆前人以奉一己者侯悉用之於倉又銖寸累積以成之李侯為難又問曰昔之廢者可修今之修者能保其不復廢乎余曰以李侯之心守李侯之約胡為而廢若夫侵本錢非約也付吏手非約也濫糶賤糶苗稅之政不可以繼非約也有一於此復趨於廢矣又問曰嚴莫嚴於常平之法或者既之如約何余曰羞惡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李侯之約將以利其身乎厚其家乎抑將以延一邑之命脉乎如止於利

身厚一家渝之可也如一邑之命脉係焉非渝李侯之約也夫一方之人必也犯千百世之商議也夫人心非良史矣犯公議非賢士大夫矣然則是約也豈不嚴於法歟又况部刺史郡守丞臨之邑人守之其法蓋未嘗不嚴歟李侯名脩字之承學問有師承政簿有家法其於提倉未復雖遷擢不忍去已復而去猶倦然思所以善其後者嗚呼可敬也已

此言又非古賢所出歟李科高華而
願子其味書閣為徐德夫右祠所出海國卷餘前創學
閣在豐城小澗名存錢潘訟也筆廣徽表訟也德夫讀書

其上百年矣去而仕于朝因以其所讀者為天子言之忠憤激發幾忤上意竟坐是出省闈放還故山或竊笑曰世蓋有剽竊涉獵書之毫芒而光顯過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顧齟齬流落如此意者書誤德夫耶德夫寧能味此無味之味耶德夫亦嘆曰有是哉夫書無窮味有淺深嘗試以古今人觀之行之篤守之固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辨始合而卒離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而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世無聞舒宏皆學春秋一起徒步拜相一老擯郡國豈非深者守道而難合淺者諧世而易售歟使其果深

於書梓茹小雅也脫粟太牢也苟為不然如喘土炭如嚼
糠火將燬棄之矣然則德夫之所味固世之所不能味世
之所味固德夫之所不屑味故或又曰閣僅三間矣其記
余曰不然石渠天祿高則矣而不能逃莽大夫之譏臨春
結綺美則美矣而不能滿狎客之謗德夫閣雖小然聖賢
之事具焉古今之變合焉德夫味之不已出則為道直為名臣處則為高士為天下後世之責在焉金人是閣
與天壤俱散矣勿記可乎而大庭也昔德夫所不
志前於漳州鶴鳴庵
問塗四方者必有嘉木清泉可憇濯傳舍行店可依止南

轅則不然路益荒人益稀極目數十里無寸木滴水無傳
舍行店昔衣酌地里之中各創庵焉歲深屋老頽圯相望
漳牧合沙黃公朴始新諸庵鶴鳴庵在郡東地多靈迹嘗
有異僧見二士於此對奕即之化鶴飛去然距城二十餘
里窮林危磴不類人境暮投破駟涼平折棟墜瓦之虞鷲
獸暴客之恐空闢古基面勢作堂七間廳事三間門廡宏
壯如之于是境內之庵十有七所以次經畫創始者曰鶴
鳴更新者曰半沙日雲霄曰仙雲餘皆復其舊觀魚字庵
屬泉而費出於漳竣事上尚書曰人昔守庵以僧贍庵以

田而庵存其後有司數易僧住室豪古田而庵廢諸令諸
庵以甲乙承續朝論是之初公與余偕使廣東公倡諸司
叶力繕南中諸庵繇潮至惠繇漳至潮昔號畏途今深茅
叢葦中輪奐突出鍾魚相聞甕簞新水不戒而具與行中
州無异公之惠利溥矣余聞古之人皆好禮而樂事厚
人而薄已有避堂而舍宿者有卑恭而崇節者有窮為布
衣茅屋不蔽而恨無突瓦之厦以庇寒士者然則僧逃庵
荒非地主責乎去田僧飢非巨室恥乎余書公之事既以
做夫貴且富者或曰未也縱下不戢驅隣虐使尤庵之大

患蓋寓室而傷薪木曾子之賢至形諸言毀垣而納車馬
國僑之辭僅免於詰余又以做夫行者公掄魁名儒自館
殿秉麾節無留滯之嘆有治辦之績漳素凋弊公為之暮
年脩糴政啟貢闈餘力猶及於庵云

散在鄂州貢士田

士貢于鄉古也使士齋糧重趂而至非古也古者地均
寬富道路有委積士起閭里而達于王朝也易至漢猶
令縣令次縱食然貢禹以明經潔行自言鬻田百畝以供
車馬當時所以待特起之士僅如此則於群然應聘者益

可知矣。禹亦幸而有田可鬻，使貧於禹者當何如哉？近世
賓興郡太守，其庖酒飲錢之外，舟車靡屨皆士自任，貧而
遠者難是行，如登天有不能行者，天台賈公為鑄錢使者，
斥羨幣十萬，市田為耆貢士莊，餘以贍耆學士，董餉鄂
渚時，帥湖南陽書院，公給以官田百三十畝，復斥幣如
耆之數以惠鄂士，飲公德以余與公有世舊，得書其事
於石，自吾有秋，患邊不解甲，且三十年，供億繁，度潤牧
民之官往，奉急符從事，失其常度，至於計之，臣執牙
籌，折秋毫，苟免之興，俯仰自嘆，曰：吾不得為盛德之士矣。

非特材臣能吏然也。雅士莫不然矣。故余於不之，事有慨
焉。昔漢人論鄧侯餽餉，乃一世功，意且有他巧，謬而其言
不過曰養民以致賢而已。蓋為漢植根本者，桑大夫則異
是以益鉄酒權，古不為國大利，而疾賢良文學之士，如仇
漢之根本，遂搖動而不復安。公於笏畫，鞭笞之暇，師範馬
騰之餘，又時有蠲弛以寬民教，賢以收士，與鄧侯之意合
彼桑大夫之流，開風盡少愧矣。夫江漢楚之舊，樹異時以
詢命，爭衡中夏，登高能賦，而志節與日月爭光者，皆楚產
也。國家有事，西北必於上流，謂宜培植其人才，以待緩急。

之用公所望於鄂之士者在此其由是頃茲與夫行者居
者贖廩之式則有司存不名師道字師憲以儒術治賦始
至軍無見糧未幾而有一歲之儲天子宰臣材公之為
由尚書郎元卿起拜地官少司徒云云其與德社之黨命
其出林風月窩也西不歸也公出而遊於楚王之蘭臺謝莊
齊所居西偏古木叢林為整屋三間中置一榻書之同
志者遊乎方之外者仕之倦而歸者率則留或止宿焉為
曰風月窩客獻主人曰昔宋玉授簡於楚王之蘭臺謝莊
託詞於陳王之桂苑皆以鉅麗之觀發其高寒之思今吾

子追涼於簷窺光於隙將無見晒於二子乎主人曰嘻詞
不諧理工無益也學不盡性博無益也彼以胸臆量月雄
雌論風達者視之矣異兒童吾聞元化之內清淑精英之
氣在天地為風月在人為性情風至調而止噉讓此吸風
之變也月至明而止薄蝕陰翳月之厄也性至靜而止喜
怒哀樂性之動也故言風月者曰清明曰光霽言性者曰
善曰寂然不動夫能即身而反求韜光而內照則動者何
以中節靜者可以復初所謂清明而光霽者歛之方寸舒
之八荒六合隨寓而可樂矣庸詎知彼之蘭臺桂苑非甌

壞範肆乎吾之甕牖圭竇非瓊樓玉宇乎落懸而退非
初郡人祠艾軒先生姓于城南曰以瞻之者忠定趙公也碑
以寔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猶子城濤字
井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序落曰為姓斬得諸縣
曰鈞者懇於計臺方公大琮謂然嘆息曰嘗祀曰非法他
沒價返曰法也吾使鄉部寧厚毋薄檄郡丞以窠銘錢所
原直之半俾復其舊會易使地路事格不行由既去祠益
圯鈞復懇於郡楊公棟亦喟然太息曰古者祀鄉國之先

賢以為先師艾軒非先賢乎式閭表墓自昔有之曰非閭
墓比乎廼新祠宇復鑄二姓曰先生在不殖寸產沒豈與
鄉人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諱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貧
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窠銘錢不其覲其以
郡緡亦有二萬疇若等二姓退聽毀券歸田公又曰是嘗
大驚矣安保其不再乎覆其田凡八畝矣角三十一步歲
時谷十石斛有奇錢十緡久遠而可托者莫如學以田隸
學曰文郁先生孫也宜注其祭鈞井伯孫也有勞於田畝
學官以其歲入分給予焉昔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之

國與天下之辨以陳良為楚薩以仲子為齊巨辟至猶夷
伊尹則不然今夫前陳後齊甫人也其于先王猶曰吾東
家邛云爾志定者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
此其久也事先生如此其恭也豈私于東家者乎若先生
者非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楊公起倫魁由樞掾尚書郎出
牧其來以風化為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繕廢自是二劉二
鄭城北西先生之祠以皆新朝廷嘉公始行就擢刑獄使
者垂發命某曰北者葦侵者歸矣子去大政實同閱宮其
書於石某宋敢以衰病辭次問未答自昔西二國非關

同以建陽縣廳續題名

建陽名難治而實不然魏子考亭為東關異兩坊墳籍大
脩此屋絃誦前修言行接乎聞見士易治也俗勇於聞及
氣乎愈定易真之心油然而生恬終遂非者少民易治也
運益有法可以裕土窺下無江浙閩且下賦鑿空之取
聽訟日繁數十紙賦與訟易治地山冰明秀二橋如畫塔
筍連山酒妙天下不家池書多奇奇珍樹詞公之李花極
目其土物風產之美又宦遊者之所樂也然此歲長官數
以傷錦去而趙猴與迥至而騷旬有易治之實而蒙難治

之名是也。吾縣地迥寬，病源徐施，長劑期年而治。二年而大治，所有齏舟水無租，癘洞瘵復，更覆墜舉舉，平日諸嗟夫。余之去縣久矣，端嘉湖假道者，再其父老，巷送迎，諭之不去。今余齒髮殘，老父老見之，且不相識，而聞余子弟過其境者，猶憐之，相勞苦。以余之拙政，而其久不相忘如此。趙侯方新學官，請師說私，其士抑豪，若扶鰥寡，勤拊其民，持之以久，終之以不倦，他日愛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字景舉，其學出於師友云。

西園書晉江縣飛鳥堂。其書曰：入堂，或曰：編之，問其所以。杏表賢令子游，以學愛傳，子賤以不忍欺傳，西門豹以開渠傳，尹鐸以減租傳，劉方以相恤無華傳，元紫芝以不為傳，所傳之事，以常不以異也。晉江胡翰林君委余記其邑之飛鳥堂，徐曰：胡府以通經擢奉常第，致出於學，而必體之義，願本於正。喬有歌，汪喬傳，鳥北鳧鼓，自鳴皆卓，說不經與武城，單反鄰，晉陽襄城，曾山之亭，異說，史述，猶更甚。衆而刻喬，技藝傳中，胡府漢取馮意者，尚其以神道設，敬耶。君曰：非也。余曰：明府嘗承大藩光，顯矣，豈其厭雷地而

夢鈞天子君曰非也余請至再及君曰寧邑之難尚矣彭澤發嘆為行役心山陰矯情強節不飲雖有雅士一縮銅墨鮮不改度矧若周顛革之類心坎夫膠擾者事他靈明者心也吾出履公家應耐乎外退坐是處存養身內以吾靈明治彼膠者昔者漢初君臣常用之於天下國家而驗矣况邑乎一室猶入極之也故儻猶尚方之為也或曰明府之言殆有得於黃老歟余曰傳本云半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說也固黃老之所本歟君名某福唐人堂在邑解之間君所

創者稱五閭而蓋建於宋無竟蓋矣公與田事昔言以
熟數淮東總領所寬康堂之入公一也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王公薛士章再求去
上留之進本寺卿副辭曰爾行之以寬裕本之以廉潔此
朕之所以懇用請爾而不忍遽從之歸也祇若城濮
勉為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職之難有二操切病民也
出納罔私也故治能者極其嚴責以者極其寬宥是讀在
言而喜曰其英睿洞照群下矣臣所為且陛下固知之
矣迺取寬康二字為其廳事西偏之堂謀說諸石以答天

寵夫理財之難尚矣先朝雖重兵司使之權然所任之人皆冠準晏殊王克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撫豐饒後稍用惠卿嘉問之徒誦之於內薛尚英居厚之流行之於外元祐知其弊擢李常服曹佾鮮于侁將漕以救之未幾豐亨豫大之論起有魏伯弼者以胥吏之智變鈔劄之法球多不已遂啟侈心而召狄惠南德渡音首欲痛革然賦入既狹兵費浸濶其取之於民者終不能復祖宗之舊而西總建焉蜀稱趙開昇潤鄧望五人各極一時才臣能吏之選首餘年間酒茗鹽鉄菟求無遺蘊矣於是用事者方以

為未至更出新智以圖富強卒之無他謬巧不過籠商賈因郡縣而已蓋時賢新操之術非獨惠卿嘉問之所不肯談而居厚之所不敢為亦伯弼輩之所不忍盡識者也使其利歸公室猶且為怨國聚怨况或以濶其屋而肥其家乎上之厭之而擢任公等其曰不通儒識我飢飽矣民曰公長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如此或曰方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運牙籌如飛者殆鮮能濟而其人言雍容如彼吾子之論舒緩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漢下書緡搜粟之令罪至沒入天下莫應及欲免俛寬則

車牛擔負爭輸惟恐右內史之去矣寬不以嚴也謂上之
耕木牛流馬之運厥功大矣而其本根乃在於成都田中
五頃桑八百株以廉不以汰也行督責之政以稅民深者
為賢客斯之法也夸祿賜之富以文其與民爭利之過桑
大夫之言也或者語塞因次第其說以復公命

端平初元上既親政放黜貪濁簡拔循良詔以延平通守
太學博士溫陵董汝洪就緝州絃除時蒙恩請行在所道
出其州公握手相勞苦白吾上事甫三日方開閣深慮俱

無以稱定生之寄未敢與款不樂飲也余悚然辭去暮宿
黃絲窠未至數里有橋焉接腐木為之可十餘丈下臨不
測覆以棧半朽矣舉足則輒上有散草連彼岸迴顧猶心
悸未也問土人知為應應橋因遺書信狀然意郡事控
總未暇也明年公治撤開涼師又明年除去國至其所前
之腐木為為堅石朽棧化為康莊土屋傍庵扁曰延安橋
矣余驚喜過望願逐客例不入城府不果却公作橋始末
既還里公書來曰吾捐金使僧宗肇經始眾皆樂施費錢
楮各三千緡而橋成歲給官米予庵之守者有餘以葺橋

又曰議發於子請^請肇迄余謂然嘆曰公可謂仁矣是橋亦
於三州之間非專延平責也所謂爲己狂者旅人之言非
上賓急符此也公聞而動心可不謂之仁哉古之張使者
躬行所視民疾苦而興除之後世牧疇深居黃堂西對
之內耳目不接雖有昧揚測懼之心無自而發故必所問
而後能周知必虛心而後有來告然則孰問焉問諸民焉
耕於野負於塗者是也問諸士焉修於家議於校者是也
問諸賓客焉蓋去徐穉之疏寓於是邦季札叔向之禴行
李出於境者是也民所不能言者士將告之矣士所不能

言者賓客將告之矣異時倫魁勝流所至皆肯綮不屑吏
事公奉法令甚謹治身尤嚴州始凋弊勤而拊之遂復舊
觀餘力且及於橋亦足以見公材器之恢然也使其居高
位當重任所問愈廣所告愈大集衆思定謀策叶群力扶
顛危以之涉巨川柱洪流可也何至發野渡孤舟之嘆耶
先是州南有陌平橋尤險而弊公亦以過客辰碎林君百
嘉之言撤新之扁曰延平橋又於其間創杉洲藥材二橋
命僧可文平夷尤溪險路肇久三僧皆以才選肇嘗造古
橋者

澧州重建州學

國家文治盛於漢唐郡無小必有學澧學中燬於兵南渡
草創規制尚簡紹興初有講堂嘉定闢地百畝遂遷廟學
教養之具始備淳祐乙巳秋郡大火官寺民居半為烟埃
而學復廢徐侯稟既書焚室益修郡政披翦荆棘再造是
邦喟然歎曰學與社稷並重可一日闕乎首創大成殿明
倫堂啟直舍大使少保孟公助以楮幣三萬米二千斛於
是所謂六經閣兩廡四閣帑庾之室皆復其舊而壯麗過
之澧士請余筆之於石按楚詞曰澧有蘭又曰遺余襟兮

澧浦澧以文學聞於天下久矣自頃疆場勿靖兵患日深
楚之舊封寢邊風寒或謂侯宜修筆路藍縷遵舊法救其
奇材劍客以脩一旦之用而侯視四境之事若以為無急
於學不亦迂乎余曰吾子所以慮國之西門者至矣然而
未也楚自春秋以來常與中國爭衡方其盛也屈完以辭
令之未能折齊之驕而方城漢水不與焉及其衰也項燕
以能當秦之荀卿屈原之徒既盡而楚遂夷為三戶矣余
嘗謂德絃力服之言與中庸寬柔金革之論合至於荀子
之書離騷之作先儒稱其壯詞為經義兼風雅比下教百

萬甃瓦釘各十萬灰萬石工六萬三年糜錢二萬若干緡
明年某月告成公大饗參佐賓客將吏其賦吹轟空牛
酒系道觀者數萬皆曰輪奐夷哉公以余嘗護漕而攝關
也乃授簡使著書之按作南門筆所經莫舉門詠於詩重
其事也余行天下州無小必致美其巖巍巍統府舊譙庫
甚弗稱威重爰馬將歷尚莫顧省諉曰州貧無浪費也民
勞勿重困也公既繕三城新屯樓八十二所城西隅有亭
曰南海勝觀公吏亭守東隅曰番禺都會而是門之役最
鉅視福泉建安加壯麗焉然福資浮屠建求科降泉仰賈

船惟公自用節縮餘力不以斂入南兵習勤苦多技藝公
拊而用之畚者甍者斤者斲者皆兵也不以煩民公可謂
仁且智矣自唐至本朝廣府常以富盛雄諸道後寢不如
昔楊公長孺清吏也嘗會州用歲闕數萬緡故前乎此者
或掩奪商賈或沒入豪右或遣軍吏懋易以規贏然軍府
卒不能富而霸政時出民人之隕者衆矣純乎一儒術前
數者不一試所入租賦而已暮年積鏹數萬緡明年如之
又明年亦如之為備安三庫稍出其錢與民通子本守錢
不過亦厚別儲之以備他費余請公曰公勝流不以心計

名一旦能使朽然大州化為殷實荒陋改觀緩急有備過
前十數公遠甚豈有法可傳哉公謝曰此陛下仁聖朝廷
威德也吾何德之有直幸焉耳蓋州貧非一端其大者曰
調發曰迎送曰糴用之費曰契錢之法自吾至四封無警
或小警即定一也它人函遷數易而吾四暮不得代二也
子謂吾有它謬巧乎余聞之稱昔南伯者必以清德宋廣
平其首也孔戣鄭權抑其次焉公過於苦淡服用質素貴
為方伯一室蕭然夫清則費簡儉則財聚曰清儉者公之實
踐曰幸者公之謙志也至於妙選而久任之陛下真仁聖

詔書罷糴錢還州也

我公蕭田太端平名諫臣嘗立程下掌內史書命今待制
實謨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於是績狀顯著天子將趣
公歸矣公歸矣公歸矣公歸矣公歸矣公歸矣
謙甫少所交皆海內長歲晚凋謝略盡謙甫亦老賴故人
天台賈公力買田築室於西山之下為請余記其所謂專
壑堂者曰吾生讀書於是死埋骨於是矣余曰昔畏壘化
庚桑而尺祝晉鄙薰陽子而善良賢者所居仁遜興焉公
吾子顧專是壑將寘民物于度外乎謙甫曰非也今廟堂

訂謄定命廟堂

洪機料教

南北對壘

崇高之位賢者專之惟帷深嚴之地智者專之旗蓋爭戰
 之場勇者專之止腹夾墮連互相望珥國之背傾城之姝
 強力者專之吾賢不如彼智勇不如彼无彼所專者吾不
 得而有吾所專者彼焉得而涉吾地哉余曰功名時也窮
 達命也吾子謂力不如彼則然矣謂賢與智勇不如彼然
 乎哉謙甫又曰吾名堂本半山豈惟半山獨樂之園取義
 義亦然敢問半山涑水非歟余曰士必能處然後能出能
 退然能進涑水之處也與邵子程子同遊其出也遂能與
 元祐諸君子共國自始至終曷嘗獨樂乎半山之進也與

鄰亦共國其退也矣乎之勢寒翹材之喀替去騎驢荒

坡幅中叢林牢落甚矣其踵門而來者曩日下御史獄黃

州之遷官也嗟夫公亦可以悟矣伺候光範者宜精而信

追隨鐘阜者宜信而猜豈非專之一念雖退老而未忘乎專

門之儒必陋專房之女必媚專國之臣必恣登雖美無似

專為也謙甫念公之事深味老夫之言親鄰曲如夫輪

視樵牧如賓友不與煬舍象龜席末以駭駭驚魚為桃峰

即畏壘也薪黑即晉鄭也一聲即天下國家也吞舟不專

于此它日必不專于彼矣謙甫名自遜宋氏

御書撫州忠孝堂... 郡舊有顏公祠... 城五里許相傳其奉母避地于此... 有表章之者提舉常平鄭侯逢辰至即懷賢謁祠訪古得... 池有慨於心更不與壇谷而祀之且請敕額于朝會侯改... 持憲節去撫之頓請蓋力都省下之儀曹儀下之曹臣侯... 謂此為依草附木希求封爵者設非所以待忠臣孝子也... 必如常格是比于孝墓勿封而曹娥之江不廣也迺拜疏... 曰聖天子方奮英斷修人紀盡力君親者顯擢得罪名教

者承棄若甫真卿之忠祥之孝宜出聖斷刻在祀典... 雲章奎畫徧天下願以萬機餘暇親灑祠扁以詔無窮... 奏上御邇英以訪刑部尚書王公伯大侍御史鄭公案皆... 頓首乞如鄭侯所謂翌日御史忠孝堂三大字以賜昭回... 之光下燭江國侯奉表馳駟以謝牙闕宮落賦屬集記... 之按魯公杜昏闇之朝疎之擯之以至迫之於險而不敢... 廢臣節司空奉精虐之親飢之寒之以至穉之流而不敢... 敢失子道夫汚名伯夷之所羞微子之所去繼母伯奇曾... 參之所難事而其所位如此雖古聖賢有不能加矣議者取

魯公求容於鬼質之相而不早退司空晚節性晉為遺恨
 且貴為尚書而全家食其排徊不去豈有心於富貴哉將
 以徇國家之急立歲暮之節也若夫慟哭魏主不拜同馬
 昭與奮筆作勸進表冠名於受禪碑者亦異矣鄭侯居家
 有內行立朝能盡言典州奉使有風內喜名節而尚教化
 是舉也昭九重勸懲之意發千載幽潛之光示萬世臣守
 之法可書也已持福建安撫司二準脩差遣廳照所高請歸無與
 準遣罷宋常增西廳以監牛田場兼之自嘉定某師始復

東廳自端平文忠真公始闢闢歲計係乎離三屬秩雖異
 西主憲前東主給售帥得有辟徐君憲主君稼皆以才為
 善撫使尚書趙公羅致舊無解始度地於府之治西北隅背
 郡圃迫馬廐先庫隘公曰圃可縮也廐可徙徙致客而不
 能館可乎我有捐庫錢二萬益以沒官山木瘞塞
 瓦石俾圖於丙午落成乎宋主解規撫位置隱谷指授
 稼俾余託之今諸道使者之屬皆稱雄盛帥非諸使之長
 乎而其屬獨牢落廳寒如水吏卒羈結率取諸曹掾所
 叢余參真公諫議孰知之時解廢為潛陝局殿屋以居機

後村大全集卷之十一
宜寓僧寺僅一幹官直舍諉曰閑漫宦爾然彼之所謂雄
威得意者嘗求其故矣賦訟繁而文書多也彛奪健而聽
信專也蓋智以繁而昏力以多而分健之弊為薄專之弊
為諂是數者固常情之所驚而有識之所畏也閭幕則異
是矣居常無事不幸有小調發急符旁午吏卒並緣饜餽
隅總依憑樂驚不俱宿臣汲汲鮮權羣邑皇皇奔命而更
番之舟車書之民皆騷然失寧於四封之內矣惟夫歲豐
豐盜熄野無桴鼓吾里人可歌雅歌而緩帶吾儕可以長
衣而清淡奈何末此之樂而彼之羨乎今忠定丞相嫡孫

治如忠定官自鬻醴草去敷抑勸平海盜錄浸不驚取美
錢糶粟萬斛緩急祖孫相望為闕贊飾其待士尤有禮
昔有廢客館為庫廩者公令徙廩築館以龍媒汗血之未
得為緩而以藥穀劇幸之未至為急公有合羣才康斯世
之志矣惜其局於方面也公名必厚字宜夫稼字無逸由
東廳改秩憲字某由西廳陞朝辨公事余曰其心高下未
曰未也寧都縣新築城記平率勸耕斷絕盜藪林麓基
淳祐丙午余任於朝寧都縣尹夙君子與融書來曰吾視
事之盡日盜起廣昌犯池富贛卒未至賊鋒剽甚衆欲績

去吾集吏民議戰守急調尉寨兵益以義討汴人深入浩
戰官軍乘之禽首殲黨時四鄰震擾吾境獨全衆相賀吾
曰未也王城庫惡盡改作乎率僚佐選隅總畚新杵實基
周匝七百餘丈悉覺之願記其事于石余曰其小需丁未
余去國君使兩至責前諾余又曰其小需君奈故人也豈
於不腆之文有所靳哉顧多事以來以平寇築城受賞者
多矣甫平覆出朝築夕圯豈特二者難保其往哉施於有
政亦然初令而挽繆始仁而終鄙矯強於暫而類放于久
者皆是也戊申君乎使又至曰吾授代者無兩月記不可

復需矣余然後知君之政果城果堅而寇果平也蓋天下
倏至之變常伏於常情智慮之表曩睦寇殘二浙近汀寇
犯劍邵自是中州內地素不防慮爾若夫寧都為羣盜四
達之^途不能數歲安靜前是非無智者至君乃免有城獨
何歟媮者忽禍變鄙者憚勞費黠者仿以無城為障寇至
有紀侯之去檀公之走而君眇然一儒生化刀劍為耜
鋤草瓦礫為金湯有地百里而善用之如此使君事權重
於銅墨之寄封城大于子男之邦其所就者有未可量者
是役也靡錢二萬二千緡有奇合諸臺郡邑士民之力而

後序九全集九十一
卿出納夏榮顯課工程木石灰磚予價夫匠給傭其按增
廩厚犒勤拊說以息勞不暮年而平去累年千餘丈之城
與樓門八耳門二悉復舊觀其費一出于州亦不以累農
下不以煩民隄泉冶二臺各助楮幣三千而凡番人登高
望之端直如引繩迴環如錯繡皆相告曰吾儕者處風寒
今在堂與州之守備固然侯之勤苦甚矣請記其事以告
來者余聞任城郭封疆之寧不患外有卒至之變而患內
無可恃之具使其果有可恃若甲單之於即墨滅質之於
野昭杜愷之於泗齊齊也國家寡民而強敵環而攻之終不

能免否則郢可入歷可襲雖雄都鉅鎮不能以首存矣侯
之此舉也盡牧守當為之職杜姦宄不肖之心異乎崇飾
亭傳者其勞於國也夫其有德於民也夫城始繕於嘉定
乙亥至侯改築僅三十餘年爾蓋作百尋之木者蠹也潰
千丈之隄者蟻也先事豫備前人之忠也補罅葺漏後人
之責也况番城其南瀕江口水蓄之而無防稍北依山樵
牧踐之而不禁城何恃而久乎及其微而宜易之也至於
大巽極壞而後圖之不得已也嗚呼此固侯與番人所望
於來者歟侯館殿名流省闈賢從出而試郡績狀昭著詔

兼冶鑄之節將^召候矣。其^召國費出而後得。其^召與^召城山三先生詞。其^召高^召其^召與^召人^召也。其^召由^召熙寧橋南行可二十里城山在焉。望之紫翠峯。峯欲與壺公差肩。其下平疇沃野。清泉茂樹環而家者千數百年之舊族。當世之顯人不在東家在西隣也。其父母隆儒而嚴於教。其子弟力學而攻於文。立聲名取科級榜不絕書有貴為柱史者。魁多士者。人徒見其人物之極盛而未知其為師友之餘澤。此三先生^祠之所由作也。初艾軒來水南學者空郡從之。而紅泉東井之學聞天下。艾軒者網山嗣

講業網山卒。藥軒嗣焉。里中前輩及艾者之門者衆矣。然數十年間更相推讓。卒以傍邑之^士接艾。其傳所謂公論在人心者。邪林侯肅翁受學藥軒。下車首為者^者。言三先生之學自南渡後。周程中歇。朱張未起。以經行倡東南。使諸生澹泳體踐。知聖賢之心不在於訓詁者。自艾軒始。疑洛學不好文辭。漢儒未達性命。使諸生融液通貫。知科舉之外有理義之學者。自網山藥軒始。蓋網山論著酷似南軒。雖精識未能辨藥軒加雄。故焉其術吾道闢異端甚嚴。嘗銘其人云。佛人中原。祭禮荒。僧奏樂。孤子忙。聖人

化之使網山樂軒而用于世所立豈在艾軒亦我聽者悚
然如覩三先生之容侯復嘆曰吾昔講肆於是將息乎是
歲月幾何泉石魚鳥歷歷可識而先師已遠不可見矣則
又嗚然有祠三先生之意也絕巔有精舍新祠在其左俯
瞰國清塘水光^山色橫陳乎前乃像衣冠乃集衿佩以唐
成四月甲辰躬行裸薦之禮序飲而退命余記之余唯在
三之誼師居其一故侯邑白首太元后山瓣香曾氏所以
敬接承嚴付付受也昔網山之事艾軒也死則腰經^經忌則
哭墓樂軒之事網山也亦然至侯則既林陳之後微絕既

祀樂軒於家廟又白尚書併禁三墓樵採俾鄉校春祀焉
歲時若遠遊歸必墓祭出處必命祝史與浩及牧斯王復
倡邦人嚴奉而烝嘗之彼背師而從許行與諱稱京房門
人者視侯宜少媿矣余不識三先生而於艾軒累世通家
也于網山子綺伯童子師也於侯友也侯為余言近世諸
儒流略通休用然皆莫敢望樂軒侯嘗秉筆玉堂開卷邇
英貴近矣顧憐憊於疇昔傳道授業解惑之徒夫往往見
於羨墻豈非心悅而誠服者歟艾軒林氏名光朝字謙之
網山月魚林氏名亦之字學可橫塘樂軒陳氏初名某因

讀詩采蘋有悟改名藻字元潔次軒固印證之侯侯名集
與網山俱福清人樂軒取長樂僑福清云隱也水南溪物
之懿宇侯風化之善前輩師友之贊設遇名筆必有以發
揚蹈厲之者而余累然病眊筆墨不靈僅記歲月而已
泉州重建忠獻堂也於文也於為余言也世語
溫陵太守尚書郎安陽韓侯識貽前史官劉某書曰吾志
世祖中令公以景德丁未出牧是州明年其母而忠獻生
於郡齋至祥符辛亥登還泉人曰中令吾郡之父母也
有思忠獻吾侯之子也有若勲業為堂無間因謚各堂以借重

是邦也後為裕子改易乾道己丑梅溪王公始復舊扁而
屋老且仆矣忝拜廳之榮隲肯堂之責吾為此惧迺以以
節縮餘力撤而新之又曰吾之來以淳祐己酉秋距忠獻
始生甲子凡四周堂之成以庚戌夏距梅溪復扁八十有
二禩子雖衰疾其勉筆之也按甘棠之詩曰召伯所爰說
者曰召伯不欲煩民廬于遠野小棠之下思其人敬其樹
也闕宮之詩曰新廟奕奕說者曰闕公廟也又曰周公皇
祖其福汝說者曰慶孝孫之辭告之善政必有遺愛故家
必有象賢以周召二公之盛德而不能無待于虎之旬宣

僖之修復然虎去康公十世僖去周公十世矣豈若韓
氏六世之近乎遠野之廬閔公之廟敬之嚴之如此况中
今凝香之地忠獻懸弧之室平侯剛廉無欲凝重甫威軍
府肅然民靈信伏蓋景德祥符嘉祐治平之文獻淵源所
漸然也初侯家三世迭守相臺海內榮名自南北既分
雖畫錦冠劍隔絕之可嘆然茲堂輪奐新美而未也韓氏
之盛詎可量耶惜余荒耗精華久竭所以美皇祖而慶考
孫者有慙于雅頌始相祭紀實而已青吾為此邦賦以
具陳也邵武軍軍學貢士庄山在封巖王公故蘇蘇無

閭無富士樵夫尤窶猶有貢士庄甚薄士無以自資而官
之所資者之不微蓋有不能行者莆田方君秉教雅學節
浮費去冗餘歲餘會學廩之贏益以所却茶湯錢得舊楮
三萬二千買田七百餘坪積三歲之入可得萬楮君曰舊庄
待四邑之士常不足吾庄姑為學設由學而貢者歲卒十
人入獲楮足矣自科舉法行續倉禮廢道路靡屨皆士
身齋勸駕之吏不過草草宴設危酒篇詩之外毫髮不任
也是庄之有無既非執事者之責故雖雄鉅都鎮臨之以
達官顯人有可為之力而不暇舉此甚迂之議若夫文舉學

豫號冷廳一室之內螢雪之几省着之盤微薄矣施能
 其不足之舒與素所教育之英材割而食之使君稍進而
 受養子其民之寄必固結必勤強必不耗於廐而得於野
 也必不雷其家而飢其師也夫進而居廟堂之任必不忍
 我而厚其蒼生也初寓貴尚書杜公果欲助由未深至是
 二字庶庶以三千楮來助君若澄孫字蒙仲諱去曰謙武
 聖費去福州濟外河事與庶庶以所請茶無疑即辭歸
 吾河繚城內外如生氣五周於其身歲久而忠定趙公
 嘗濟之甲字踰一圓水道故存居益搭駕居屋築為高砌

理為平陸矣淳祐戊申待制陳公既濟內河修撰趙公陸
 希嘆曰胞腹雖通支節猶壅未也顧內河纔六百丈而外
 河加二百餘丈役不可已民不可勞適白于朝詢于衆於
 是寄公之尊貴者屬官之才敏者皆條利便乘吾公虛心
 心聽先是寺產滿百錢者濟三尺產二百以下皆敷吞下
 令產滿百者濟二尺而已濟內河者半之負郭三邑寺產
 三百以下餘十縣寺產六百以下者皆免敷遂畫界限度
 丈尺總以千夫寺而餘寺分隸焉近寺募工遠寺助費率
 以產滿百者助二千按籍給下之十縣必僧督僧吏拱手

不得與寺尤遠而輸未至者先充庫錢安郡丞趙君時願
帥屬林君鼓珪節度推官徐君士廉寺其役不徒休而信
不施扶而勉起淳祐唐成九月乙亥十日為畢河深五里
廣一丈用土四萬六千有奇工給寶瓶楮三通不過數楮
十四萬而有年水道無事而復先是夫寺苦數役少寺不
免數而中寺啟實者以賄免吏強有力者以秩貴免公明不
受欺公不受私免數者沾實惠應數者無後信前之塔屋
築砌者凡百二十五家亦欲盡返侵地撤蔽通淤而止及
和戶補助之蠲瀕河公私概舍六旬吏士之宣勞者賞犒

有差竣事士民有乞濟銚爐橋支河者忠定公嘗為西南
二湖今南湖半為焚地蓄泄無所灌注民罹漂害公嘗未
數之寺分濬之計支河六十六丈是役也達民氣順大政
通潮汐行舟棹其大者壯軍府之容增金湯之勢公之慮
深且遠矣世常患佛者不耕而實為吾民蠹余於是但見
佛者為吾民之衛粹建一事驟役萬人吾民晏然若罔聞
知者緇流皆以身當之善為政者知其然必不窮其力必
不窮其力必不數易圭首非白能為吾福由利益也所以
厚吾民保障也公各希靜有九卿以鉄鉞出鎮重厚待天

體文武有成風惠利不可殫紀浚河特其一條公與余曩
 聯事江左今占籍步部內馳使授簡俾識顛末惜者鄰谷引
 渠澆南田陽太守通之切水其事初未甚著而班馬之筆
 足以發之余既且哀於公嘉績不能贅述萬意尚庶幾實
 錄云爾此其意謂昔不惟成實為吾月盡余任其時其
 並陳此建陽縣增買賑糶倉田之容數金與之長公明憲
 初儲侯置倉積米三千五百石且買田亦千石餘石以輔之
 其後倉廢米存者纔五之五田奪於隸余始至修廢糶滿
 五千石運田于倉又增田五百餘石倉增更百餘石自儲

侯及余始也憶余垂解銅墨客有問余曰令政三年為任
 有不及三年者前後人意見不必同子倉何恃而及乎余
 謝曰恃此心耳吾心如禪家之燈後人必有傳此燈者姑
 待之升余去縣印凡數易至楊侯大雷倉田可五百餘石矣淳
 祐辛亥余行役道溪上士民遮道曰前入增倉田率不能
 多唯楊侯幾三百石今任侯捐三千石增緡所過楊侯之數昔
 未有也於是高士泣其世號泣三白者捐七百餘緡增五
 百餘石繼之通舊田幾百石盛矣我聞適年來大家多飛
 增田而巳產實則糶公田多則糶少昔也歲糶五千今減

寄中產困數抑為倉之害括之策不過官自覆數產倉自

後村先生集卷之九
鞍山尤近涉此則鞍山旁繚涉岵則李原下瞰氣勢聯絡
紮翠隱映鞍山差狹用海庵於李原前後各五間虛其中
無間以酌獻昨飲而止客於東西房為墓坐壬丙向庵坐
丑向未采詩人之義扁曰涉思請余記之夫穴藏廟祀皆
禮家所嚴然子貢謂送奠之哀不若返虞之速廟重於穴
古之道也由漢而後始有旁置萬家者大治家舍周闔重
門崇飾於墓簡忽於廟雖學士大夫莫不然矣余為用海
兼是筆良以世衰俗壞子職多闕有親存而孝衰者况寔
窆封之後霜露焄蒿之餘亦用海於親之存也崇能幹其盡

致也能致其哀瞿瞿皇皇有求而不得望而弗至之意是
可錄也徐氏浦城之望中科目登臺閣秉麾節者世不乏
人用海嗜學而好禮少荐於鄉所以顯揚其親者固有待也
用海字也名灼生於莆而後於建既於所後盡敬極孝而
猶拳拳所生歲時或千里携其孥來為壽古有秀孝之選
非斯人之流歟

後村先生集卷九十一
化人之宮異時吾儕捫蘿躋攀於烟霏紫翠之間於葉遡
沿於江蘿香並之濱重趼而來及崖而返者莫不有獻
飛席之上履履之下雖處闐闐而無市聲之至不出戶庭
而有卧遊之樂湘中他樓觀皆不敢望其彷彿豈非所謂
雄傑足以統會宏曠足以容受歟蓋天下清絕之景常屬
之閑退之人若夫仕至將相安危佩於身事物衝於慮負
夔高之望而抗葉許之志未有能兼之者公力辭相印不
拜改內祠經筵不拜改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判鄉閩又不
拜詔居陪京以便咨訪然公前中東路矣惟退惟閑斯堂

之景遂為公有矣向使鷄入漏舍日昃出朝堂以身蔽四
海九州之責將膠膠獲獲之不暇顧欲各族交實論文樂
飲於此得乎昔平泉竹石僅獲一夕之享綠野鐘鼓不能
蓋晚節浮沉之愧公每語親朋裴李所遭之時然爾吾平
生數當序任蹈危險憑國威靈幸而有濟中罹纒甚懼不
自全賴陛下在聖終始照知老矣釋重負而尋初服秋毫
皆帝力也吾雖退曷嘗一飯忘吾君哉天下聞公言而壯
之詩曰維岳降神公既鍾七十二峯神秀之氣宜其外翰
正堂內補衮職為國申甫登斯堂者固喜公之暫逸而不

知公之必不容以久閑也其丙午召對由甲元歷高華出
上親擢亦公密啓心在公園中矣公來賜命曰予託吾德
其敢以荒落辭並言言一詞國吾與君天下靡不皆其
自全蘇潮州修韓文公廟其美其難重其而尊其非其
廟始在州宅後蘇解云在州南七里者元祐康永其縣洛
之所徙也淳熙己酉丁侯允元入徙韓山夷石為廟也元
濕甲子丁酉屋既老淳祐辛亥劉侯希作以為非吏民懷
遺愛崇先賢之義屬郡文學呂君大圭修廢頌贊楮三千
以獨俄而劉侯去衆曰役鉅費濶且奈何會臬使吳侯燧

行部全侯昭孫至郡各助楮二千梓樊君應亭海陽令王
君衛翁各半之任於州遊於校者皆有助呂君文俾以楮
金自門及真輪奐新美柱若壁之用王未者皆易以石糜
楮四萬以實祐初元季秋落成遂併新公贖祠舊聖草腐
規制如廟八賢者皆潮之名華備德呂君介劉侯請記於
余自古生有權位能潤澤其人歿有精爽能聳動灾福之
者皆得祀賈誼文翁以學朱邑羊祐以惠宋璟以清處遠
以節殆不勝紀然事久而慶泯時異而敬哀者多矣若夫
權位尚微世代已遠斯文入人肝脾去思決人體體血食

數百年如一日余行天下推韓廟為然公在潮鐘鼎閱月
而去而潮人奉之至今悽悵如見至於登覽之山手植之
木猶起愛未已此豈智力老所能致哉世或知謝無表議
公余曰方帝怒未解張度崔岸不能救任進教陰窮廟堂
之援絕他人處此必躁必懟否則緣他謬巧阻媒復用公
引咎歸美而已不賢於怒澤澤而去不向國門而望者乎
以瘴癘老病祈哀君父而已不賢於貽書子公達函拒溫
者乎公不顧其身之萬死而庶其君之幾寤豈有毫髮世
念乎其間我素講之學未行之志猶有萬劫莫爾潮在八

千里外而章奏直達左右不能蔽於時韓柳齊名柳牧龍
城五年公不旋踵徙袁憲宗真明主武使公再入而德前
序循嘿可矣方且折廷四許逢吉視論佛骨有進無退彼
智不足以知公而輕量公而輕量公深淺者妄也公之南
遷雖戚里諸貴多為論雪禱神而神享驅鱷而鱷去雖錡
蒸之不實狂疎若鑄者不惟有漸於貴戚其幽暗甚於鬼
而頑冥不如鱷矣故詳著之列於蘇碑之次劉侯以神書
吳侯以前御史全侯以上閣外補樊臨川人王溫陵人呂
君又言郡士陳確竭勞於廟八賢之後以希問盧家劉杰

升力於祠皆宜書
無則山巾祠堂
古之見祠於其生長之鄉或其遊息之地者
勲業不與屈原祠於楚李白酒祠於采石
秦系祠於杜陵山陸龜蒙祠於吳方平祠於
於杭此六七公生流落偃蹇沒天無
祠者必下馬漉酒必徘徊題詠然後去
空花幼影回首變滅獨天字如江河流行萬古而不廢
宋里長孫康夫字仲白嘉定間擅詩名官卑齡促
林措

之端平乙未太守廬陵楊侯亭信從衆請祠之於城南清
涼縮褐釣冕輅之貴泉菊等性牢之亭仲白精爽雖不肯
使曹瞞輩腹痛然其詩句猶可愈鄭虔妻輩瘡疾也時江
湖吟者凋零畧盡仲白子時願屬予取記
楊君純孝也未嘗自言鄉鄰言于州縣縣言州州太學生
王剛等言于學官既而州以其事上尚書司業祭酒亦誦
言于朝有詔旌表門閭君家於吉之太和而館於贛之興
國迎母就養母卒塋焉與國之人曰君館吾里母寔吾興

吾縣之孝子也太和之太曰君占籍吾里吾縣
之孝子也嘗欲奉匱歸柩先塋贛人遮止改其太平鄉為
孝感鄉太和君曾侯應何扁君所居為孝感堂又表其坊
能言之士已誌之矣君陽雅曰子鶴翔墓獲闕施門在彼
者也吾不敢知也霜露時雨淒愴如見在我者也終吾身
而已別為孝思堂焉而徵詭於余余准封股療親雖不見
於經然可於義起至韓退之乃確然以郭人為非夫經以
不傷身體髮膚為孝不有申生乎禮以不減性為孝不有
曹娥乎而况毀膚之害未至於雉經裹創之痛未烈於魚

腹中生得以為共曹娥得以為孝然則君子之於孝也
旌異於聖朝也宜我君既永感矣忠孝之理君親聖殿他日移
之於君取蜚弧而先登者即前遺愛之考叔也亦拜大將
軍者即前日卧冰之王祥也也欲從來泚者即前日歸觀
之何蕃也余老詩姑誦所聞以告君名懸卿字景曉
夫昔者重建忠景趙侯廟奉官部泚史泚泚泚泚泚泚泚泚
自晉康都丹潛藩牧守寔重然中朝士大夫猶憚遠罕就
寶祐甲寅詔以前太學錄溫陵徐侯明叔知府陳侯旣澗
吏民宣德意乃謁學廟至忠景趙侯祠垣屋頽圯像設歎

後村先生集卷之十一
什泣然出涕曰此吾郡之巡遠也郡人其惡之乎遂出瘞
錢委寫士梁某為其協衆又作新廟寢各三楹門廡戟衛
侈於舊觀像侯於前以異官馬貴配後以主未奉配繪獲
死者於兩廡既落成徐侯率賓佐將吏款謁祠下莫敢不
共遣張騎來求余記按侯死節國史及陸侯起忠顯堂敘
紀載詳備苑綵閔忠之詩尤悲壯後有名筆無從加美昔
天寶之季共起幽薊河北二十四郡同日陷賊惟顏著
節及皇祐間盜發溪峒嶺海數州官吏皆望風遁去惟
趙侯及邕侯封五二牧嬰城死難與顏相望於乘載然魯公

猶不免委郡歸朝非立晚節幾有愧於其兄矣故余反覆
趙侯之事有深慨焉康端接境同時端守戰敗而去天子
薄其罪奪一官而已後又召入館閣使侯遠引魯公近援
端守公議未必責國憲未必加家未必毀身未必死而侯
顧於禍福死生之際明矣決擇如此豈不凜然烈士丈夫哉
史言侯有共三言而陸敘言共不滿百陸繼侯者當以陸
為實自皇祐至今二百餘年南方久安比歲屢傳難謀幹
腹或以為憂余自張中丞不去乎臣死當為鬼以癘賊使
謀傳之果然也侯與邕封二牧在帝左右可叱風霆掃盡

腥穢彼惟不來來則送死矣徐侯字仲晦清尚名節此下
車第一義全既書表為守臣法未系以迎送神詩六章趙
侯答師旦辭曰公并百餘年南宮之也此海東新鐵騎領
採山藪兮溟蓀花寒泉兮盈樽駭駭兮遂悲侯之來兮
兩輪山川兮良是陵谷兮覆翻昔敗屋兮頽垣冷峻陸兮
崇軒樹侯所爰舍兮民侯之裔孫生與郡兮俱忘沒與郡
兮俱存春禱兮秋賽年年歲歲兮民不敢諶五章祭散兮人歸
廟閣兮堂嗟濁世之不可久兮張風馭之如龍侯將去兮返
顧憂我民兮瘼洞布和風兮并雨魚鱗其兮杭稔豐侯於

吾民兮靡有厭歎民之報侯兮無窮卷二章書平都延時不

行也或饒州天慶觀新建朝元閣之此入祀之不至居

舊觀在湖水北去郭可二里建於南齊名元真觀梁陂震

澤唐改元至大中初郡人夜聞風雷忽明蓋觀移於郭內

人觀師古今為道副觀主首曰汪汝澄汪清一胡守中王

元章幹緣道士曰王元萬黃自正王瑞列李虛白程元善

常新夫雲峯院重建法堂其堂為中龍鼎夫其為

此邱危之聚居于蕭者唯雲峰院元藏肅有舍其志舊記

唐末開山由慧琛始冠祐請額由慧真始百平新佛殿由

法身始嘉定作羅漢閣由體觀始慧真故百年間其徒必
燈相續崇飾所居如大叢林和尚因隨余五六歲時
嘗侍先君子先夫人至焉

是堂為伊蒲供先君為

賦詩有橘堂竹閣之居蓋十餘年淳祐之季世聞新堂
成丹碧晃耀與直隔隣稱香新其無門是院無付產來者
皆自齋糧至大中役造偉觀若化木所為蓋肯施衣蓋者
師願力者住山師數也二師來請託余聞者
或在雪山極寒海畔孤絕之地人跡之所不至
吾獸毒蟒為隣無所為宮室之美也或立雪平膝或屏不

露席或卧婆羅雙樹下而說無所謂莞篲之安也或持鉢
行乞或併日食一麻一麥無所謂天厨之直也今衲子居
必華穠食必精鑿歿必唱衣所以厚而身者多矣二師致
美斯堂為法造龍象聽第一義設不賢於厚其身者乎
初參預莊敬公龔公為殿記佛拒從母出家又謂維摩室
中求女人相了不可得其詞意之嚴如此余則曰文殊佛
也有三昧力乃不能出女子之定龐蘊父也至未後着反
不如靈照之捷二女豈不凜然烈丈夫哉二師登堂諗于
大眾以龔公語自警又以自余語自勉

藏庵後記

竹溪為其所親方君記所謂藏庵者其義高矣美矣君復
求予三轉語余曰繫辭曰退藏於密記曰惡其著也蓋能
密而後能藏不密則著矣自古賢達之士如許由以讓天
下著夷齊以叩馬之諫著嚴光以容星著申白以詩著梁
鴻以五噫之歌著殷謝以盛名著陽城以卓行著李渤而
索價著是十數公者其始豈不欲藏而不知其所以藏之
道其跡遂著於世而不可掩故當時之人有牽牛而去不
飲其溪流者有欲共之者有遺吏呼召之者有遺脫甜者

有為時君所罪者有見朝以草者有被廢為民者有著
論移書譏玩之者取名幾何受侮不少矣蓋撓取吾之藏
聲聞也挑撥吾之藏言語文字也君終身肥遯絕去聲聞
潛心妙道掃空言語文字也夫如是則幾於密而知所以藏
之矣君矍然曰子言太高請卑之余曰隱身小術也然學
之求進或露其衣帶或為人所溺七尺之軀大於帶一毫
之埋辱於溺惟齊魯兩生杏壇渙父野王二老桃源避秦
之人皆以藏於密而免君其深藏充身亦深藏吾記毋為
外人所窺君名寰余冠都官之情

後村先生集卷之十一
後村先生集卷之十一
後村先生集卷之十一

壇在縣西北隅慶元丁巳前太守陳公孔碩更築燬于紹
定己丑垂三千禩遺基荒地不墾不屋掃地行禮雨則魚
拜潭中或望祭城上今令尹林君拱辰以寶祐丙辰孟秋
上事越三日奉幣幣款謁逾早農以旱告躬禱而雨君辨
佃壇下嘆曰今官寺民居苟完矣惟奉神若是非所以尊
祀典而召和氣也乃芟荒穢辨方位五壇隱然各篆二字
陳公筆也命修崇之壇各三級周以繚垣凡六亦有三度
為齋廳三間翼以兩廡後為燕亭傍為守者之居於是陳

公之舊觀皆復昔韓退之謂天下通祀唯孔子與禹龍棄
君既歸學舍新祭器又致嚴於社稷如此其為政知所崇
尚矣詩曰以御田祖謂后土后稷也又曰以^祈甘雨謂雨暘
祈禱必于是也又曰以穀我士女謂^神享之也其後水旱始
有焚巫祭龍乞靈于土木偶者君禮法中人其施為一準
於古四封之內肅然如令君之臨其前神人悅豫年穀順
成禱鼓不鳴若有相之者君距陳公之時甲子其周矣邑
人謂君可繼陳公是役也君貽書屬祭以記且曰助我者
黃君少府秀寔也二君皆奮科第其賢皆可書

初寒齋自銘墻室曰源之山清遠之果一水交流三峰鼎峙誰其藏者父子兄弟惟孝惟友後人視此子真子常既為家舍取孝友二字扁其堂容曰寒齋為性命之學遺萬法而立於獨末後數偈皆超然解脫斯銘獨泐墻倫紀如此豈兼取儒釋而然歟余曰子謂儒釋異歟客曰孔氏家法孝友而已瞿曇逃去賢沙黃野絕母違磨哀迷之際方且入定心法之妙不告三尼非異乎余曰儒釋有異同之迹倫紀無絕滅之理世所傳釋氏事多失之過而流於誕

其德厚而蹈乎常者余信之棄而不近乎情者余疑焉試以其書攷之邈入涅槃猶起棺中為母說法他日迦葉本遺意以金綵僧迦黎衣屬之阿難嗟乎釋氏何曾首外於倫紀哉世又謂龐蘊將終使女膝因女合掌壺正蘊曰我女機捷亦死長子在田龐蘊往告子倚鋤而化禪家奉謂以為美談信斯言也人類絕矣余解之曰吞掌坐亡者不悉誅其父母倚鋤而化者毀也禪在其中矣此寒齋扁銘墻三子扁堂之意也余為三子作記係為釋氏辯誣客謝曰乃今聞所未聞也

林氏一門忠義祠堂

林氏之譜曰武王造周褒忠賢之後封此平遺腹子堅

傳陵賜姓林氏傳七十有七世名祿者從晉南渡終晉安

太守閩之林氏皆祖祿又傳二十世名謹者為唐侍御史

又四世入本朝名深之者贈通議大夫始兄弟策名二子

繼之孫又繼之為蕭名家以忠義祠于鄉國者有四人為

主客公名冲之擢元符第久滯省寺會猶子震時相

怒以金人犯塞擢公省郎介陳過庭使金守節死洪忠宣

公歸奏其事詔官其二子大蓬公名震擢崇寧甲科歷諫

官桂史頃闢政京本最為左遷文館出守九郡甫至輒徙

他郡死於道路京本敗陸東及見刪定公名震擢政和第

主客之使敵也慨然曰吾兄累叔父三上書請代往不報

還里不復任紹興將議和以勅局召公奏說時相曰公何

忍以二帝置萬里外易一相位乎力辭新命相怒請遠竄

會薨不果築室於山與鄭美祭諸老遊以終其身於幹公

名郁主客子也擢宣和第建卒叛殺王官公以義叱責過

害詔官其一子按歐公錄五代死節者歷數姓十餘主僅

得五人焉其難如此又潛前史參攷惟亦壹表築田布谷

子兩龔二顏兄弟相望於簡策然卒數十萬百年始其地未有
一門休節死義如林氏之盛者初刑定公位其不滿德甫
孫本鼎受學父軒竟不成名是生監丞君光世由布衣以
易學被遇明主列史屬擢朝紳奏事殿上玉音歎獎君不
以身之遭逢為喜而以先世之未褒崇為太久闕其子太
學必鄉亦闕詩自言先是竄慶中禮部以奏書下本郡立祠
給田郡不即與至是申前詔闕公巖之郡宋宋公過
各助金而祠成享以廢剝甲又解祠在朱紫陽舊宅百年
蒼木存也馬至客之後中微折以售本帥命以帑金代償君

曰重費公家可乎以私錢千三百餘緡以贖父盡贖傍地
城而朝擢君知潮州適家王家君感泣曰吾趨窮雪至數
年間秩二千石非也之能先世忠義之澤也適盛棟吏士
旌旂鼓吹率其宗之禱者自奉蓋總皆會祭祠寺里及聚
觀嗒嗒嘆息君請奈白公前史官也為我記之昔韓退之謂
甄濟固當書達能標白其先人亦當牽連得書奈謂主客
父子一死於虜一死於賊天蓬兄弟昏無愧死於權臣於濟君昭揭先義以詔來裔無愧
於達矣法皆當書三舍里又又皆有主亦當必其其
卷中亦綱錦齋天語口筆語於長古賦寫下書其詩其詩

蒙仲初負軼才凡脫諸口筆諸紙者皆麗密可傳玩絢爛
有光彩同學免避三舍里之父兄皆有生子當如仲謀之
嘆試廣場十人亦見萬人亦見既擢上第迺網錦名書
室或問錦蒙仲曰美錦也其義則六藝其經也諸子百家
其緯也性命道德仁義禮樂其文也或問網錦蒙仲曰詩
之註曰禪衣也其義則以闇然者為色以曾淡為味以簡而
溫者為文理或人未喻蒙仲曰昔者之子有時而微服焉不
厭於惡衣矜見肘者為大勇冠切雲者為沉纒極而言之
文通夜夢妖也菁華一落而不盡矣翁子畫行哉也富貴

幾何而禍至矣故夫狗物欲者喪天德飾非觀者虧內美
或人灑然而悟以其言告劉夔夔因書以為託始靈異表
不至於重建九座太平院也聖人之心也
院創於唐咸通間入宋香火益盛忠惠蔡公大書九座山
三字以表揭之不業燬於嘉定乙亥再燬於寶祐乙卯緇
流相吊謗曰魔厄太守潘公禪求名僧能聳動羣聽者得
祖且甫開堂說法忽脫去他衲子莫敢行於是華嚴主僧
法本以才被選余為作疏勸緣本與其徒持鉢至泉樂鄉
蔡公次傳慨然曰此正覺師道場也吾昔宰茲邑禱雨場

必應吾不敢忘誦言於人衆之貴豪境之檀信翁然樂施
得錢萬緡粟五百斛米完曰殿曰鐘樓曰經閣曰羅漢堂
大士堂僧迦堂祖堂曰法堂僧堂寢堂曰方丈曰官廳曰
客堂曰鬱窳寮廬隱寮壽寮曰浴院曰閉曰廡起乙卯冬
迄己未春俱復舊觀昔之建葺林者多在通邑大都是刹
介于仙遊永福^德化龍溪萬山之間去郡縣絕遠舍迹之所
不至夫與木石居與麋豕遊聖人之事也師以一僧能之
不亦大夫夫哉准其志念誠故歸嚮多願力大故靈異遠
歲入不能六百斛而待飯僧行常二千餘指四面皆重崗

疊巘而數州之物科無隱自至咸度已數百載而所祀之
者如一日余曩至山中覽遺蹟攷舊聞如地新剝既成大
衆述本之勤請碑其事余觀世之有權位作一亭繕一橋
必有紀載本奮空拳造大刹求記非僭也記之非夸也或
謂本曰唐今之世不惟仕者擇官趨便安而避敗壞惟釋
亦然昔鐘奠掃地龍象悲泣俾并此塵畧不謙異今今輪
奘美矣盡壞飾矣將有欲德^得若之處者如之何余聞而笑
曰佛以山河國土頭目髓腦^與人子無吝色本豈戀三宿而
重^去哉我願禱刹保障吾民者也公卿貴人外護佛法者

也數易帖則剝貧驅狗椿則衆散剝之隆替民之苦樂係
焉况彼宗有功德陰果之說吾儒有食功食志之辨若使
盡其指據者避席而去傍觀騷侯者端坐而享非那家選
亦賢勞之義亦賢侯之所必不為也本何憂精其令本無
體本日風亭新建如廟山古孰曾賦外其而也相鄰前耕
地廟遍於莆凡大墟市以聚落皆有之風亭之非卷也異
有溪達海元符初水漂一像通浴而至夜有人感夢曰
涓州之神也迎致錦屏山下草創數楹祀焉既而閩灾祥
者禱水旱者遠近輻輳舊宇庠甚觀瞻不肅紹興間里士

林君文可始割田以廣神居嘉定蔡君定甫始為官廳紹
定為鼓樓皆未成而地於是林君謙甫捐榜金葺廢黃君
南叔叶力鳩工新廟百堵以其年某月某日落成尚之庠
者閩麗地者壁完矣語有之生封侯死廟食大夫夫事也
地以一女字與建隆真人同時奮興去而為神香火布天
下與國家祚運相為無窮吁盛矣哉異時航海狎遇颶風
暴虜雪濤白刃
命懸漏刻心跡默禱往往鬼神于雲烟島嶼之間莫不獲
德鄰
安非但莆人敬事余非遊邊南使粵見秦楚番禺之俗祀
妃尤謹而都人亦然海潮鬻隄聲撼行闕官投辟焉不驗

衝决至良山祠若為萬弩射回者天子驚異錫妃嘉號特
書不一書今為靈惠嘉應協正善慶妃天封妃又曰某侯
母曰某夫人若蒙受稱姑射神人曰締約若處子又曰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于四海之外又曰其^神使物無疵癘而
年教熟蓋肩吾聞之接與者如此而或者亦以為寓言雖
肩吾亦疑其大而無當以妃之事觀之其始非處子歟其
神通變化非乘雲御龍者歟其功則四封寧謐無所震恐
三波蓄泄無大水旱非疵癘熄而年教熟歟今乃知蒙受
非寓言而余之所述者皆實錄也文可南首故有之之大

父定甫忠惠公之諸孫南牧廣州文

里之諸父為

妃父母求封爵者謙父亦喜士

行世之... 歷漢... 兼吏部... 勅家... 樂石... 而... 後村先生集卷之十一

書不一書今為電惠嘉應臨正善慶祀人封祀父曰某侯
母曰某夫人若某侯始封神人曰帝約若處子及曰來
雲氣御飛龍而遊于四海之北人曰其使物無疵癘而
年穀此蓋有吾州之佳與若如此始或若方以為寓言雖
身事亦誠誠也而始若以祀之事說之其始非處子歟其
神道神化非神也神也神也神也神也神也神也神也神也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九亦一更何不可南里之齋又為大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九于二十五年余請言樂者尚備矣

之皆州清州重修學於之魯之由至一國之善也其部所

河學凡三徙今學創於紹興癸丑太守長樂鄭公強也甲

子踰再周修廢者非其人然皆量力惜費不過支吾其將

歷藻飾其外觀不旋踵又敝矣竇祐戊午冬詔以宗正丞

兼吏部郎臨海胡公出牧初謁先聖先師周覽黌舍踏蹶

動容越明年己未改元開慶首繕大成殿次門廡濬藻池

架石梁十準學制次明倫堂芳桂堂稽古閣御書閣皆撤

而新之作正錄位葺諸齋器庫經始於夏落成於秋既

用木石巧漫之工九千六百有奇泉粟若干緡石于是河
平祠公于學堂配鄭公而錄鍾明之周必等而餘人來請
余研其事余謝曰歌僑存校鄭人也須僖修泮魯人也為
蜀守作中和樂職之詩亦蜀人王子淵也諸君奈何謙異
屬筆於耄荒之叟乎衆固請曰汀莆相去非若秦越也吾
子非閩產歟余辭不獲則誦所聞以復曰古者一鄉共國
必有善士修於家遊於校舉選於鄉里一鄉之善士也楚
之首卿齊之浮邱伯伏生魯之申生一國之善士也修而
至於至思益軻則天下之善士焉余瞻言茲土尚論先

賢有擢紹聖乙科崇寧詞科坐其書入元祐黨籍者有舉
隱逸不行不可致太守訪廬而拒不納者有擢隆興甲科
歷館閣即省剛介不苟合為餘干之工客考亭畏友者此
三數公之立身制行非諸君之東邱乎吏部公之崇儒汲
學非今日之常衮乎諸君盍簪於是肄業於是矜式前修
薰陶至教將見美俗成而異材出矣曩余與公並遊三館
議者患士馳鶩罷遣京庠遊學公對延和力諫出而補郡
其所崇尚如此素蘊然也衆皆竦聽余又曰自昔治汀者
類言其俗易動難安公書抵余但言士嗜學民樂業而已

蓋公既祔淑其秀孝又勤拊其困窮於士若民有百年之
思異時郡家常窘調度至公均濟倉增貯儲廩禁卒給全
廩平糶佑厚盜賞力尚沛然邦人言公清苦不自封殖有
下車積例卷所入別儲之以佐經費及見其厚於士民也
不知其薄於己也諸君併記之學宮何如衆曰唯唯谷君
太初公之遺德非特東也東也東也東也東也東也東也
獨不懼齊不懼合不懼千五不懼者事勇太長也
鄉先生黃德遠名其書室曰獨不懼或問曰先生勇乎先
生曰吾獲屈而龜縮惡乎勇或請其說先生曰吾寡聞無

師可立無友非獨乎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求
諸我而已非不懼乎或又問卷之語告余余曰此先生謙
志也吾聞先生此室左聖經賢傳右古今文章先生無師
乎座下常數百人高第古錄牒擢科名者項背相望先生
無友乎語曰勇者不懼克之以道義而無餒臨之以威武
而不屈夫是之謂勇否則魏勃股弁舞陽色變有時而怯
矣學者當以聖賢為師存養於平時奮發於一旦叱齊侯
屈少正知即向向鄉黨之孔子千萬人吾往亦兢兢臨履
之曾子也竊以先生不懼之旨如此或又曰子畏於先生

九歲而卑下之如是也余曰生乎吾後吾從而師之古之
 道也子翁華行在龜山前亦則曰東岳先生亦則曰東岳
 先生蕭若士者皆曰德遠先生虎師曾聽亦亦可乎先生
 名績德遠其字既遠其德遠先生虎師曾聽亦亦可乎先生
 無以平其孤中其亦野夫之心其差可無語也然其處
 初寒翁之齋甚朴亭臺尤草草容那柳風其吹面照懷
 而已二子亦隱居求志因先人之舊稍推廣之植梅數百
 株增屋數十楹曰付珠者二子自名其義曰少孤也
 余所名二子屬筆于余記之或問余所本余曰昔某軒先

生有吟詩合在示孤山之句和靖林也此軒寒翁亦林也
 余為二字名軒之意也吾人園圃必有奇花異卉如洛之
 牡丹蜀之海棠廣陵之芍藥當其盛時靚粧炫服各極姿
 態及夫一氣淒變千株搖落尚敷榮者今皆安在意造化
 生物之機絨至是應矣而梅出焉層冰積雪之後斷原荒
 澗之濱明月寶璐照映穹壤幽葩絕艷可敬而難衰有凍
 橋有守之藥未嘗為玉遂羯鼓之所點浣者獨此花為然
 余以為花中惟梅本中惟孤竹二子魯兩生西皓漢羊裘
 男子晉柴桑處士似之訂其標度豈非百卉之先覺衆芳

之後殿歟本朝自天聖明道以來高人勝士皆以起靖梅
甚矣寒翁之似起靖也予亦之似寒翁也然則山中之
名不屬之予乎而誰屬也與題此詩與寒翁高五字意
陸之齋碧栢山房題却言數處雅意體下殆西華康百求
吾讀孫興公賦及諸傳記所謂赤城如霞瀑流界道應真
飛錫仙人採藥之地其高四萬仞有夫比之海東蓬萊其
山自天台西南馳抵仙居蟠紆聳秀小山浸清溪曰南峯
而篁村在其陽友人陳侯德公之別墅也初由小澗為溪
橋以通村稍進至雲崖松嶺柳灣蓮泝瀾望皆蒼波山房

在焉其寢息遊觀之處經營朴斲之制甚簡素然梅天下
之幽邃又攀緣而上曰高齋曰丹砂破曰竹垞曰梅嶼曰月
館曰石龜池曰渙磯曰白鷺灘曰桃花山凡二十所主人各
紀以詩其五言與輞川之倡和其七言與武彛之款乃晉
節相頡頏也德公棲遁其間久矣始若茹芝絕粒不預人
家國者一旦遇明主內歷館殿侍翻厦外擁旌旄使越閩
席未暖而銀信已至然寤寐舊栢之至本末不渝始德公
采太白詩謔自號碧栢至是上親御翰墨大書二字以賜
龍騰風躍為帝中第一與先朝臣子諍臣成大節林石湖

之題相耀映德公奎畫而侈聖恩扁于所居之樓不扁于
中房屬余筆之客問余曰上臨御殿閣士多嗜尺度進退
去大夫准於德公限相題晚不次既放豈非一言娛意者
耶余曰惡是何言也辛亥歲余桂_以史勸講其間御識陳姓
平否對曰臣因尤煇陳韓識之又問見其文字否對曰臣
見其史論及承詔撰進皇朝禮典行都起筆書皆精博不
可及上曰朕委卿史事何不辟以自助對曰昔曾鞏纂史
辟陳師道為屬當時以師道布衣不報臣亦學安敢望鞏
恐未易辟因奏聖君所行即是故事若論文臣姑令入館

檢閱書成進用未晚上稱善會余去國虛齋趙臨明專史
筆贊上決德公卒由檢閱登朝其奏篇凜然法家拂士也
其論著粹然至言妙義也上聞其名非一日諸老薦其才
非一人而尤為立齋社稷相所知豈若虞卿車千秋輩乎
客曰德公遭時如此不汲汲於雲龍風虎之遇合而拳拳
於晚猿夜鶴之驚怨豈君臣相須之義歟余曰謝公高卧
東山掩莫雷貴鄴侯讀書衡岳無意婚宦其後却無堅百
萬輔肅代中興者世非強之非二公求之也客曰此異代
事爾余曰神明遠隱豹林谷不求聞達我章聖皇帝携手

登龍圖閣德公既力辭大匠之召且亦以闕聖愛德公進
直由龍之伴蓋將以待終南處士之禮而待之矣子姑候
之容避席而素母次第其語為碧極山房記望言
其如真惟孝廢意豈法由財而之康德今日能公高相
子真生墳自靈石移郭墓謂其近族祖父母郭墓距先塋
僅二里子真猶以為遠景定壬戌之歲復復移於官林其言
由同幼為寶章公鍾愛望其可元宗者今曰吾妻而無聞
其奉祖也甚矣官林在福勝之西二百步語音相聞依祖
無律也翁波長山為震此學為免坐向甲庚皆念者信父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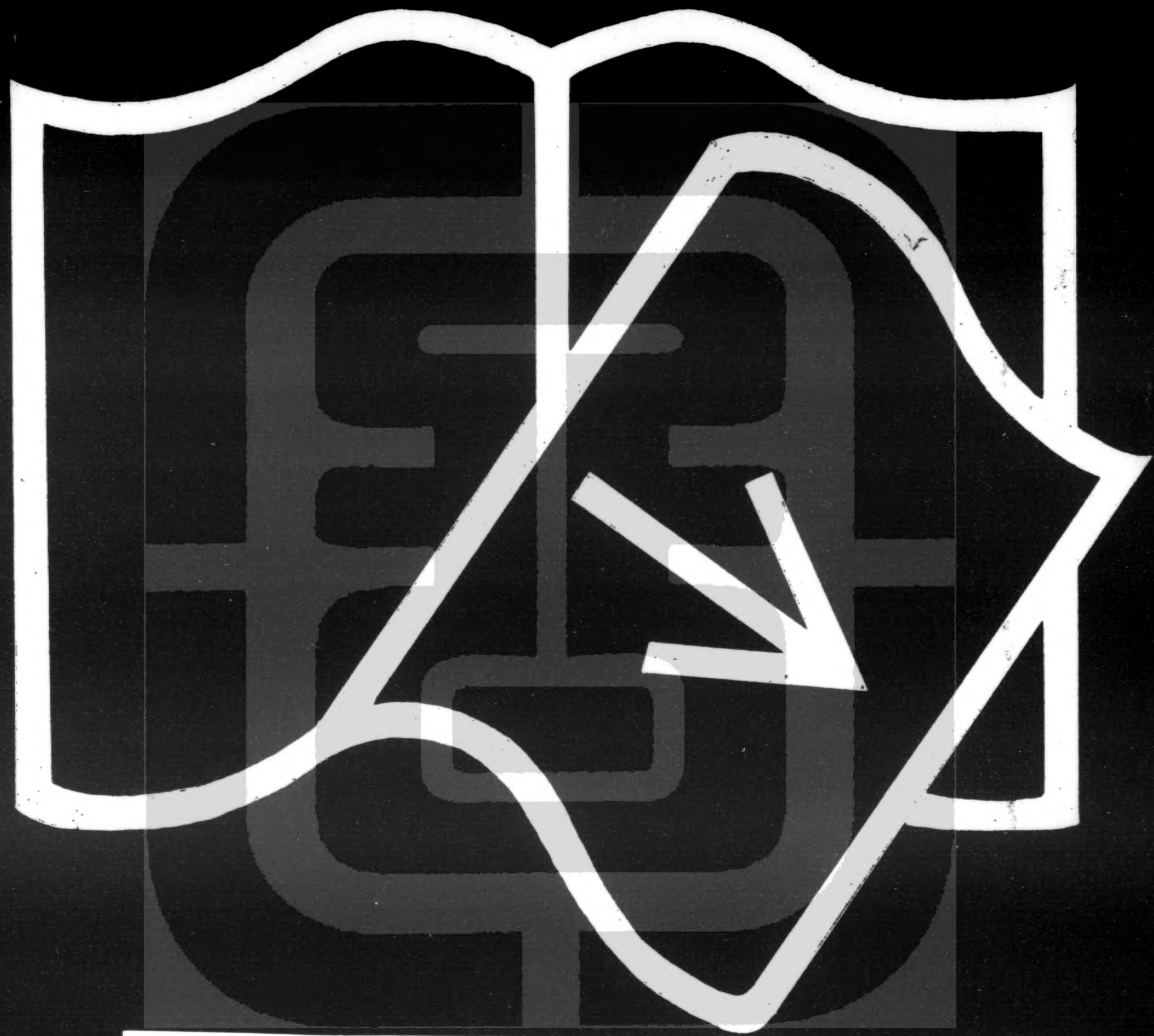
幸也惟孝之義詳於前記今新庵落成願識歲月為誌曰
庚陽一皮子孫不如克野我是言也先民必念祖訓必達
祖德尊禰忘祖俚俗之見學士大夫則不然漢韋氏自贖
羊孟五世河汾王氏自通至元則博士六世三儒猶繼其
志續其書况王父之近哉初寶章公以雅望寒齋以卓行
顯揚中舍子真子常之以至性高致顯揚寶章此誠為人
子為人孫者乎之法夫全而生之必全而歸之然出而仕者
舉仕而貴者多虧才全今古一律惟林氏門仕者不必
貴處者不輕出嗚呼全矣

書其順寧精舍世無此名以示其人公進
秦友卓君善夫奮甲科宰巖邑進列于朝甫一每遷以風
聞而去尋起牧星渚瓜熟輒為人所奪食者七年善夫
處之怡然方其依老塋規壽藏于長墓中開幽堂前築精
舍扁曰順寧援趙臺卿刻石于墓司空表聖賦詩于壙以
自擬若將終也馬詩余記之未果嘉定改元秦召明薛善夫
召秦光弼去善夫擢太史進尚書郎向用矣余得其書顯
榮之念薄止之之意多未幾果丐外君相留不可適請章
弄印權麾而去過家上冢未遑他務首訪余曰君道吾記

善石久矣余謝曰記者所與發主人未盡之意善夫已未
公梁之作高矣美矣奈何以加善夫請不置秦惟順寧之
義貫乎存歿之際古難其人邵丹仕不肯過六百石龔勝
辭九卿而歸時行時止是謂順彜之回步立志行晚喪名節
雖為三公常以扇障羞羞倒行而送施而非順也爾婦謚
夫曰康龐公遺子以安全生全歸是以謂寧夷甫身執朝
權弟屠方岳身謂三窟卒排壻而死蓋行險以激律爾非
寧也善夫前退處無寂寂之嗟後進為不汲汲於合不以
厚吾之生者為幸而以玉汝于成者為樂使橫渠復出必

貴者順寧精舍也余與之居也
秦友卓君善夫奮甲科宰巖邑進列于朝甫一每遷以風
聞而去每越收星渚瓜熟輒為人所奪家食者七年善夫
處之怡然方且依先塋規壽藏于長墓中聞幽室前築精
舍扁曰順寧援趙臺卿刻石于墓司空表聖賦詩于壙以
自擬若將終也詩余記之未果嘉定改元秦召明年善夫
召余先引去善夫擢太史進尚書即向用矣余得其書顯
榮之念薄止息之意多未幾果丐外君相留不可適請章
弄印權麾而去過家上冢未遑他務首訪余曰君適吾記

善石名矣余謝曰記者所以發主人未盡之意善夫已未
公梁之作高矣美矣奈何以加善夫請不置秦惟順寧之
義貫乎存歿之際古難其人耶丹仕不肯過六百石龔勝
辭九卿而歸時行時止是謂順彜向少立志行晚喪名節
雖為三公常帶扇障羞蓋倒行而逆施而非順也黜婦謚
夫曰康龐公遺子以安全生全歸是之謂寧夷甫身執朝
權弟屠方岳自謂三窟卒排墻而死蓋行險以徼倖爾非
寧也善夫前退處無寂寂之嗟後進為不及汲於谷不以
厚吾之生者為幸而以玉汝于成者為樂使橫渠復出必



缺 129

為吾子撤車此矣夫名得慶于后者為樂於縣果出必
事以善福清縣重建燕樓之觀雖非不為然亦不似
縣雖創於唐之聖歷燬於寶祐之丁巳至景定序晉王侯
庚來縮銅墨冒然嘆曰門無宰堂寢酒皆可緩惟燕所臨
豈朝廷詔令肅士民觀瞻之地化為焦土今不放過而問
使後世謂人無能可乎哉或曰如縣帑垂罄何侯早賦不
可增也民不可勞也然後不可也捐俸而積為倡節焉
公天驥助巨移三十條請寄公良堂命助積奈萬五千一
首學職林裕泰陳達卿畫策請於州求待補據付縣給得

積八千四百諸澳願易據得積一萬二千六百計稅積八
萬二千八百積曰足矣迤東日修廢境內海壇重海湧大
木長七丈圍二丈若天相者市材於永福率陸運旬日攀
躋岡嶺至水次又水運經大海關安海島兩鎮至縣河以
臣成仲冬經始於亥季夏落成樓舊五間今增為七前列
額春宣詔兩亭長春叢桂二坊侯請竹溪林公中書希逸
篆縣扁而屬予記之侯余友也嘗教莆杭福三州博洽英
妙士友皆曰此渠觀中人必速化騰上侯方以格封男戴
星勤民飲水俸已剛而近仁明不至察據案生面凜然

於禮賢下士則又孜孜虛心問政奉詔褒表奔文遠致
三先生表方武閣聞者興起嘗領賓客登樓四望而作
美哉玉融山乎秀異之氣鍾為英傑有文辭行中朝事業
書國史者有貴為鈞衡侍從或連官闕奉華見於書牘者
固盛矣至於前西塘後寒齋七賢皆青陽白首其所植
乃在文辭事業之外豈非吾徒之所當景慕歎容若陳然
是後也侯未嘗急聲疾呼而甲民懼然趨之請到亦鳩
三市餘効斤斲既而相率繪侯像祠之於樓世嘗惠邑不
可為又曰令權縣與侯修廢之事觀之邑果不可為歟余權

果輕歟余既詰侯秉筆聞其屬疾走長鬚侯問已不能答
歸言邑人修佛老事為侯祈安者以千首數真得人心如
此即王君銘惜侯天選糾搽顏君泳秉攝公兼有侯之風
故能遵守其已成者增廣其未備者遺余書邑人磨石待
君誌哀矣余惟王侯首歸曠載之盛有百年之思一宜書
顏君不沒前人之美二宜書主簿余君景叔宣賢勞之功
三宜書林陳三士與有於焉皆宜牽連得書二人者庶
與君協應錢夫太廟訖木廟則自始夫入汝對東木橋
甫四境三面海厥田下下不幸靈潦怒濤衝激則由與海

通惟負郭二十餘里之甲號為沃壤以南北無波存焉北
延愛波而義勇吳侯始南木蘭波自錢夫人始侯惠水獸
蓄防與蛟俱斃夫人墮狂瀾潰隄羣魚不返二人英烈相
似吳廟于北錢廟於南其來久矣然吳侯事有鄭褒紀載
又數膺封爵惟錢夫人事附見故吏部尚書林公所作李
長者傳夾漈志亦傳無銀本碑為野火所焚二百年間
廟于香山西田里尸祝之而已淳熙末趙侯與謹始
列其事有請於朝詔錫協應廟額余論舊聞竊謂夫人乃
傍邑一處子捐金五千創樂是役為刻一石溝石不其功

隳於垂成者將若巖前所築之堰爾非庶不之過也蓋
改堰於下流二十里雖李之功然樟三縣之來由則建溝
灌田之餘幹之入海本錢之謀昔北山公所居而太行王
屋二山病出入之途也欲平其險不念之烈帝感其誠命
琴娥氏二子負土山磨宅所余意夫人之靈上訴帝帝決
河塞壞波復誰之力也世以成敗論夫人視身如鴻毛
豈與人較此區區者辭之賢矣獨哀夫人志義之高古惠
利之及遠而聲通方未赫然累降天下後世以有重不幸
焉古廟惟像夫人西波之廟乃與李林然三士合祠詩刺

無禮春秋惡違祀其鄙野不經至此與物生猶后法姑
嫁彭即何異今廟前祀夫人白湖祀於殿後列三主者於
堂若合但置矣余猶異以因問異室為疑日為慶廟必如城
英巡遠而後可夫人潔於姬姜三主賢於魯男子使之並
稱合食雖築百堵割萬羊其不顧歎也決矣或曰然則如
之何而可余曰拆為東西二廟可乎奏請各加封爵可乎
或曰以待君子乃先書夫人之事於石辭曰女子神靈
今謂誰自還古兮有之女媧啓母兮以聖以賢湘靈兮
堯女舜妃曹娥兮孝妙善兮以慈瑜廟兮相望於帛兮

昭垂嗟夫人兮懦弱有百世兮遠思堰滔天兮洪流捐將
國兮巨費千夫兮將合一簣兮忽虧墮前勞兮虛擲甘下
從兮沉累由治平兮至今民奉嘗兮不衰月夕兮花朝原
野兮融怡彷彿兮若有覩紛紜繳兮綉旗里人兮吾語錢
媛兮出嬉春潦秋濤天澤兮浙瀾羣權夫兮歌呼千神炬
兮合離老農兮扣稽錢媛兮護波昔童穉兮記憶恐毫荒
兮軼遺焉呼千載而下豈無祭筮邕兮有感斯碑以以
歲平間協應季長者廟記與此書身表此言氣我其也
啟始於錢夫人成於季長者非豈家下人之私言也初錢

後村先生集卷之三
波既壞有茂才者接為之今元豐橋有遺迹無成亦毀皆
治平間也熙寧初詔募能興波者長者始窮溪源度地勢
為今波其地在錢之下林之上向用木柱悉更以石為石
柱三十二其間接聯處悉相鉤鎖浪不能蓄東流使南行
三十餘里而入于海錢氏之溝又為中溝無數以分受之
為閘以蓄洩之令仙遊水春德化之水趨焉溉田數百萬
頃或潦濤泛溢決閘不二三版則已浸入于海也昔未有
波所恃亦畜朝滿夕除農家病焉至是波水沛然遂乾五
塘為田僅留國清一塘以助波而盡歸白地於官得田七

首解澹學郡有官庄學有新舍南洋斥鹵化為上腴民德
長者祠之且二百載淳祐末詔從郡趙侯典謹之請與錢
夫子皆賜協應廟額余嘗覽三賢陳迹獨長之波尤得得
地利凡涉川者造輿梁者必避湍急而就寬廣夫惟不與
水爭勢而后能導水之勢長者監前人而生新智豈必待
神僧識語果人指撥如尚書林公所云乎吁水利博矣禹
功遠矣如西門豹鄭國史祿李冰召信臣鄭當時之流其
事雖在春秋戰國秦漢之前民到于今稱之然此亦七公
非守令即官吏職當然耳當波之未成也備牧宰者老且

求一畚土之助而不可得長者家與縣而狗鄰封之急與
 寸稱而佳飢溺之責傾家得七萬緡以就斯役其成也官
 以大小孤白地酬獎後人墜地為田者數倍於其歿也商
 孫或家於莆歲食陂田沽酒及於侯官之宗仁智兩盡矣
 夫兩鵠告成喜之也萬牛致饗報之也新廟於錢李為社
 室而長者以林藜二君配長者名宏侯官不錢林皆表樂
 及林名從世藜名盼為莆田簿錢媛之死縣委覆寔莊錢
 志節有嘆息語立時暴卒俚俗因有冥婚之謗不但錢媛
 義不受汚藜君亦豈可厚誣哉昔畏壘之人且祝康桑林

君近之冥勤其官而死藜君近其其與長者合祠宜矣古
 者田家作苦必有倡予和汝之聲命曰勞歌長者勞一身
 而佚一郡勞之大者矣乃采勞歌之意為辭以授社人俾
 禱賽之際歌以樂神其詞曰負鍾兮如雲散金兮如泥干
 丈兮屹然萬石兮貫之天壤兮有蔽巨防兮不墮有蓄兮
 有泄非射弩兮璧祈昔滴兮今穰昔莖茶兮今飴故老兮
 告余大檀兮所為儼新宮兮位置慰邦人兮瞻思釀酒兮
 割牲代鼓兮吹篪大孤之東兮木蘭之西駕華輶兮建靈
 旗彼依彼草附木兮魁與夔冕服奕赫兮金碧鞏飛神一

命之錫分三間之祠生不伐勞分死不嗟卑賢哉若人分
 知者為誰恨礼惡分詞蕪有愧於鄰令之傳分韋丹之碑
 古今大唯孝庵後記
 子真卜壽歲于靈石寺前有年矣既而幡然曰翁波田源
 之阡距福勝僅二里許吾其可以遠去父祖我遂改小郭墓
 山其地距福勝翁波亦二里許預規壙室為冢舍聊寒翁
 銘坎語扁曰唯孝庵或問子真曰何哉子所謂孝者豈親
 嗜芟祭必薦芟親名晉不敢舉進士親名岳不敢聽樂乎
 子真曰非此之謂也或曰豈表高陽之里立曲江之廟置

冢傍之萬家乎子真曰非此之謂也或請其說子真曰語
 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志將以養其志也同不天終同
 之身若曾子所以事曾皙者已無及矣若夫觀父之行安
 敢不勉蓋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吾翁之家行也善者薰陽
 子之德不善者畏邵先生之知吾翁之鄉行也所著石石
 塘閑語研窮性命之精微融液孔墨之同異吾翁之言行
 在焉詔書物色退托於病朝廷給札辭力以訥視榮利如唾
 涕此直吾翁世行而俗之所謂高致者至於前不及象山
 後不及慈湖而新學之妙非由師授獨得三賢骨髓昔唯

後村先生集卷之三
公今惟東澗楊公知之同也非曰能之願學焉同
林氏子真字也余錄其語為庵記
翁陂山分二友其一為郭墓伯氏既相攸矣其一為東嶺
子嘗卜生墳焉距福翁陂郭墓各二里許築小精廬祈寒
翁坎銘語扁曰唯友庵余嘗患人心不同雖一家父子兄
弟有嗜好相反如水炭者伯夷叔齊曠古一見而闕伯實
沈嘗比肩于世委巷之人不足責也故家名族亦然至此
制行同孝謹臨財同退讓讀書同義趨作文同機鍵奕世

傳一心百年似一日如石塘林氏者鮮矣寒翁既歿子常
事兄如父家政聽也子真亦友友愛連沐之語至曙一膳
之珍必割蓋二子不出戶庭而一鄉之人化焉語曰朋友
切切惓惓兄弟怡怡如也豈非朋友可則善而兄弟不可
傷和乎余聞涑水公與兄坐久必問兄體中寒煥飢飽呂
汲公虛相府之東以奉而自與夫人居西偏如二公謂之
敬兄可也介甫子宣德君行正一時無比凡頰舌之力不
能爭而平甫子開猶欲以家庭之家幹回其勢如二子乃
可謂之愛兄矣孰謂兄弟不當切惓乎今日之修於家者他

日措之於天下國家者也。二君勉之子常名合。非先於錢季乎。去廟數步鶴表馬鬣。非子先人作乎。虜壇之虞鼓腹而擊壤長息而抱孫者。皆吳侯之功也。山川鬼神猶未之忘。子之歟。奚為詳於南而略於北也。余謝曰。廟有淳化間溫陵進士鄭褒所作。吳侯傳在歐。曾未出之前。文字古雅。豐碑無缺。余文豈能有加于鄭。按郡志言。波創

始於唐。建中又耆老言。侯嘗為莆田令。以傳。參攷。作波。在神龍間。非建侯實主。波事非寧邑也。至本朝。大觀賜廟額。紹興封義勇侯。淳祐加普濟封。配葉為昭惠夫人。寶祐請進爵。詔方下其事。余為童子時。見廟極狹。嘉定乙亥。余從弟前進士希道。合眾力創寢殿。中申鄭友等造前殿。端平乙未。楊侯亭信增官廳門廡。華敬於舊矣。貢士徐端衡。復揭華表於官道。將砌石路。以趨廟。皆不可以不記。昔波既成。朝夕至。使華橋侯。塋海捍潮。堰溪溉田。何之。鹹地悉為沃壤。不知其幾千萬頃也。既成。憤蛟潰窟。除害其

事與李冰周處相望於史冊長吏到罷必謁禱賽以時甘
靈蘇橋陰岳誅畔公私蒙賴不可殫述而彼功最鉅嗟乎
決河以負薪塞怒濤以強弩退有氣力者能之若夫無專
城偏霸之勢號召役使之柄生能禦菑患死不可磨滅者
志也侯真烈丈夫我蓋均是人也
有視飢溺由己者有若
秦人視越人肥瘠者均是身也有救之以成仁者有不拔
一毛以利天下者侯毀家棄生而粒食一方之人志義決
於一時惠利及於萬世莆人尸祝六百載如一日有以也
夫侯初命詹侯丕遠也再命陸侯渙也三命趙侯與謹也

四命未下者宋侯過也乃讓次之而係以詩曰
莆壘小
分地偏鮮曠土分平原出北郭分遐眺渺萬頃分雲始經
野分誰歟嚴周井分秦阡溪貫其間分透遙延緣泄以殺潦
分溝以瀦泉吳侯分創智遺老分相傳朝成暮圮分孰知
其然旋渦之下分有物蜿蜒侯提寶刀分奮空拳捐不費
之軀分探不測之淵水怪斃分金隄豎吾聞古之仙分必
功行之全意其乘風剛分昇上元異務光之捐分湘纍之
寃躡大鵬也背分豈其墮飢蚊之涎遼遼分唐初歷歷分
目前侯視余分邑子余敬侯先賢分矧曲分田廬與靈踪分

接聯昔仕分今農昔髡髦分今華顛蕭鼓分悲壯蕉荔分
 甘鮮余最老而高歌分童子和馬相率祝侯分歲歲年年
 如行雪溪亭
 刻溪以清絕擅天下亭在縣南負郭枕流舊名戴溪尚書
 為公輝更名興盡年深屋老今刑獄使者御史東陽河公
 撤而新之公之言曰舊名二字犯岷隱翁新名雖佳顧安
 道主也子猷賓也以興盡名亭係於賓矣乃扁曰雪溪博
 寮書而移書後村叟俾識歲月蓋名士莫盛於晉尤莫
 盛於剡然或暫遇或偶至而戴氏世居之喬木宿草在焉

溪不屬戴真屬武世評其人直曰栖道而已此為知安道
 之淺者正始永嘉虛誕欺世大者勸進小者望塵退而窮
 經者誰欺桓溫道之氣焰動人殷浩違函謝公出涕死不
 降志辱身誰欺者惟二戴父作子述經學隱節相望於晉宋
 二史子猷寧無肉而不肯無竹寧往勞看山而不受大司
 馬之料理也非若人孰可與友道者嗟夫盜泉辱井過者
 掩鼻至若戴公結廬之里王郎回舟之處則汗青筆之以
 為美設畫家圖之以為勝跡騷人墨客模寫之以為絕景
 士其可以不矯自立乎何公嘗尹剡興學聘師以淑秀孝

置廩儲粟以備儉荒費累鉅萬人皆服治辦而不知其清
若節縮使然今天子既採民譽旌邑最入我身冠出陳臬
事昔墨綬今繡衣桑蔭未徙越人榮之公於剡百廢具舉
惟亭經始於建臺之歲落成於明年之秋宜覽眺宜栖止
其山川景物可以心賞不可以文傳也余獨謂非剡溪不
足以容安道之逸趣非雪不足以發剡溪之奇觀非安道
不足以動子猷之高興非何公冰玉人不足以成千古之
清事公名彥祥字視履
趙氏義學庄

庄與學皆在衡山縣崇岳鄉紫蓋里地名神前趙氏祖居
于是至忠肅公而族益蕃忠肅既貴欲做范文正公置義
田以厚其宗而未果及丞相衛公世載勲勞致位二府慨
然曰遺言在耳吾昔與二兄謀共成先志^不幸二兄奄忽今
非吾責乎莊約雖本高平氏然吳下田止千畝公曰文正
家在潁昌族在吳吳田為贍族設家不預也吾家與族皆
居於潭皆食於庄非五千畝不可庄有籍五世以下入籍
計石衣食悉遵高平之約惟稼娶喪墓各加厚至於筭冠
乳哺有助尤貧者計口一歲有特給又沾丐於異郡之族

則推廣舊約之所無者擇族之賢而廉者二人掌其出納
既成後嘉定免文正義田科敷之詔拜疏於朝壘書報可
公之所以厚其宗者如此又曰有養而無教未也迺立義
學中祠忠肅旁闢四齋歲延二師厚其餼廩子弟六歲以
上入小學十二歲以上入大學課試中前列者有旌發薦
擢第銓集補入者有贖學規如岳麓石鼓而所以禁切其
挑闖繩糾其踰禮敗度者尤嚴余觀前賢有文正忠肅之
志者多矣然無忠宣與衛公為之子故其事未易成雖成
亦不能久以二公之賢又生二相以似續之蓋宋興二百

年元臣故老奕世以施貧活族聞于代者高平氏趙氏兩
家而已昔江左門戶之大人物之盛無出王謝以余攷之
濬冲貴為台輔園田水確確徧滿天下其女嫁貸錢數萬從子
婚遺一單氏後皆責取於其女及猶子如此况族子乎謝
氏則不然太傳僅述有一土山墅史稱樓館竹木之樂與中
外子姪共之肴饌之肴日費百金未後以墅與甥子之無吝
色不徒厚之而已家集之際或雅言或聯句以儆勵之它
日與子弟言詩則謂楊柳風雪未若訐謨定命遠猶辰告
之句是以相業教詔之矣及乎親喪久濡染熟元炎志義

奮發能以八千而走百萬之敵遂為經濟之彥諸孫如康
樂如惠連如元暉亦迭主風騷之盟雖道韞一女子猶責
其弟學之不進孟子曰人樂其有賢父兄余於謝傳見子
衛公今之謝傳也庄之始末詳於奏疏及公之自序蒙公
教養者可不以幼度兄弟之事業及郡謝之文獻自勉乎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二

水村堂

余友少司農林君作堂三間于城南水亭村之壘嶸山今
上親洒奎畫作水村二大字以賜君既北面稽首跪受乃
撰日揭扁大會里人以落之授簡於余俾識其事君少負
軼才不屑場屋去而客江湖又去而遊邊淮東漕黃漢章
上其所著易鏡上覽而驚異以為先儒所未發詔漢章津
送赴闕由布衣為史館檢閱遷校勘史成奏御改京秩由

匠丞牧潮州以都官郎中召時胡馬飲江廷議移蹕君過家不入戴星于邁里人祖道君抗慨謂余吾受上不世之知此行必以死報他日以墓誌累君虜已據白鹿磯烽照甘泉君入對言臣誓不與賊俱生上使銜命趣宣撫使丞相賈公進師及行次齊安丞相已棄勝順流而至君即軍中宣詔丞相以上意激厲將士我師人人殊死戰虜之已渡未渡者皆殪一洗塞氛再造江表君與有勞丞相歸袞君進大匠擢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中外胥定君上景定嘉言二十篇詔下後省者詳余適待罪詞掖奏君所言大

補益治體小歲切時藝文字簡潔條鬯貫穿古今詔賜同進士出身又別賜宸翰獎諭云憂愛出于忠忱詞蒸根于學力與揚萬里千慮策相頡頏堯言播告朝野歆艷名拜少卿兼史職垂上津要矣俄去而食祠起牧洪都未上而銷印余視世之仕者鮮不以得失為欣戚君或仕或止無筮微見言面既即家作忠愛堂力學齋二扁亦奎畫也又頌^頌賜金買山治墅若往而返不者其言曰吾苦學精思世莫我知上不次拔擢至此然不獲吾用吾負吾君昔有上書願繫匈奴者願請纓者吾老矣惟有羹墻見堯富壽祝

堯畊鑿歌堯而已余聞其言而壯之堂之西君三世松楸
參天旁有祭田皆曾大父刪定必經畫其下泉水匯而為
湖環而居者數百家湖溉田數千畝為斗門水旱聽民啟
閉君以昭回之光下燭是堂非衣冠不敢登稍東為鏡湖
亭可坐數十人四壁空洞不設戶牖樵兒牧子桑女媿婦
來往游息君野服杖藜與之同樂亭東西北諸峯迴環如
無湖山朝挹其前風月佳時水光山色亦減杭越君又言
幼時聞守家者誇人云我林萊林邵子孫時猶未曉其語
後入館閱永嘉西溪林氏家譜云林群晉太元中為邵大

中正世居煙嶼山林萊林邵其後也乃知自晉已有此山
余嘗為君家忠義祠記論次其先美詳矣若君已未之名
國家危急雖三板之城而不敢失高共之禮士戌之去矣
亥甲子之處山林深窳雖一飯之頃而未嘗忘杜陵之心
豈非家學世德有本者如是欤君名光世字逢聖今為朝
請大夫直祕閣知計制民計大起曰林八自謂學公與西
齋土郊新築石塘而射宇澗水自澗之山無刻之真也
水在穹壤間如天有雨露無則乾如地有井泉無則竭如
人有血脉無則夭閩下四郡負山而瀕海高者山至崔嵬

力畊未至卑者弥望斥鹵不可種菽智者相地形為陂塘
使水有所蓄洩以補造化不及之功玉融為邑雅石塘地
號上腴然原田棋布棟宇櫛比有塘之名無塘之實往往
蹄涔一泓僅可供桔槔耳塘大姓曰林氏自龍學公與西
塘鄭公齊名四傳至觀字子光同字子真合字子常益修
家政培世德凡寶章公厚倫贍族之事緒成之寒齋舒嘯
寄傲之所莊嚴之垣墻亭榭完矣美矣所歎者濠濮閑趣
視西旁多第地乃因農隙協力濬之周圍千二百尺環甃
以石種荷柳馮竹溪中書林公失書石塘二字徑西大刻

隄上亭其東西臨流者曰清淺在中央者曰華藏東岸
則精舍草庵秋飄亭小孤山珠村西岸則寶章公居宅直
北則芙蓉亭春草亭遂為一邑偉觀都人士驚喜曰昔沮
洳硤确今渺泔沃衍昔墓趾雀躍今鷺翹雀下花朝月夕
雩舞擢歌如浴沂而涉湘也不但畊夫芸叟賴以沾膏潤
騷人墨客資以發才藻亦山經地理家以為合于陰陽向
背也昔李贊皇謂鸞平泉非吾子孫以平泉一草一木遺
人非佳子弟柳子厚謂上世藏書三千卷在善和宅然贊
皇身不能一夕安平泉善和宅及子厚在已三易主今林

氏之尊老遠矣而代有象賢愈蕃大而樵牧愛護其松楸
却邑表章其宅里予嘗訪其屋壁舊藏則弁澤如新曾先
論著篇帙多于祖禰是豈非盛德之後積善之家乎觀養
直子也同合寒翁子也觀清白吏既通朝籍不忍去親而
仕同合皆布衣隱約志氣修而道義尊大即可書築塘特
其細尔林寒齋丞嘗田
寒齋既沒二子同合自列于府言寒齋所受先世產錢一
貫九百二十一文五分五厘苗米上斗三石三斗三升

三約某兄弟以分產異居為恥願以薄產盡撥充寒齋丞
嘗永不分析府帥資政樞相古心江公書牘尾云協居共
籍歆以詒之無窮和厚油翼之意自然可挹縣而知有政
之本原獨不當取以列於郡上於朝乎剡縣改竇章林國
博戶為寒齋文隱林先生丞嘗戶余聞之曰祀田尚矣古
者以綿田祀子推汾晉之人常奉之至今以許田祀尚不
後魯弱鄭強初以廢假終以初易至周公之祀尚不
能保况下于此者乎夫人情孰不欲永其先人之祀然子
若孫有賢不肖貧富之異於是其有國者為之禁防焉曰瞻
瑩曰丞嘗其慮甚周其法甚密天下通行而隆興淳熙隨

教於吾閩尤加詳焉余行天下江浙巨室有為朝陶朱慕
為黔婁者唯閩人折金之產百畝良田或傳十數世而不
失一聞瞻瑩丞嘗之名賢者畏義而不忍得不賢者畏法
而不敢取立法至此仁至而義盡矣自教失俗薄而七世
同財九世同居之事遂為美談先賢惟范公為義莊以贍
族溫公洛中田園以足即中為戶然二公皆鼎貴為此易
易耳同與合也處隱約而能力行好事生叔季而欲挽回
淳風使古心公朱名必上其事於朝推書家之友睦以興
一國之仁遜矣是又有待乎後之人善善盡錄其德焉

漳州諭畬

自國家定鼎吳會而閩號近裡漳尤閩之近裡民淳而事
簡樂土也然交趾以來常駐軍于是豈非以其壤接谿峒
茅葦極目林菁深阻省民越山徃徃錯居先朝思患豫防
之意遠矣九谿峒種不一曰蛮曰瑶曰黎曰蠻其在漳者
曰畬西畬隸龍溪猶是龍溪人也南畬隸漳浦其地西通
潮梅北通汀贛姦人之命之所窟穴畬長于机毒矣汀贛
賊入畬者教以短兵接戰故南畬之禍尤烈之畬皆力耕
火耘崖栖谷汲如獠升鼠伏有國者以不治治之畬民不

後村先生集卷之三
六
役畬田不稅其未久矣厥后貴家闢產稍侵其疆豪幹誅
貨稍寵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蠟虎革猿皮之類畬人
不堪懇于郡勿者遂怙衆據險剽掠省地壬戌曠也前牧
息澤侯有以激其始無以淑其後明年秋解去二倅迭攝
郡寇益深距城僅二十里郡岌岌甚矣帥調諸寨卒及左
翼軍統領陳鑑泉州左翼軍正將謝和各以所部兵會合
勦捕僅得二捷寇暫退然出沒自若至數百里無人行事
聞朝家調守而著作郎兼左曹郎官卓侯首膺妙選詔下
或曰侯擢甲科有雅望宰品邑有去思責之排難解紛可

乎侯慨然曰君命焉所避之至則枵然一城紅巾滿野久
戍不解智勇俱困侯榜山前曰畬民亦吾民也前事勿問
許其自新其中有知書及土人陷畬者如能挺身來歸當
為區處俾安土著或畬長能率衆歸順亦補常資如或不
投當調大軍盡鋤巢穴乃止命陳鑑入畬招諭令下五日
畬長李德納款德最反覆桀黠者于西是九畬酋長相繼
受招西定乃併力于南命統制官彭之才剽捕龍岩主簿
龔鐘說諭且捕且招彭既三捷龔挺身入又選進士張杰
卓度張椿史劉 等與俱南畬三十餘所酋長各籍戶口

三十餘家願為版籍民二畝既定漳民始知有生之樂余
讀諸畚欵狀有自稱盤護孫者彼畚曷嘗讀范史知其鼻
祖之為盤護者殆受教于華人耳此亦谿峒禁防懈而然
欵侯參^佐畚事願末二卷銀梓示余昔漢武帝患盜賊群
起命御史大夫衣綉持斧以威之曾不少散龔遂一郡守
尔既至郡前日之盜皆解刃劍而持鉤鋤侯初剖符固欲
用昔人治渤海之策竟踐其言夫致盜必有由余前所謂
貴豪闢產誅貨征求土物是也侯語畚禍每曰事有所激
非其本心烏乎反本之論固余之所服欵侯素廉儉山前

調度所需如蝟毛起專以苦節不至之絕自奉如窮書生
官吏議事賓客清談不過文字飲數行未嘗非夜時閱例
卷多削去其清苦有如李公韶徐公復之風昔張奐為安
定都尉人有感恩遺奐馬及金者奐却其物威化盛行吏
謂羌性貪而貴吏清烏乎清白之吏固亦畚之所貴欵侯
功成而無德色惟為將佐僚屬士友論功于朝曰不賞後
無以使人余亡友虛齋趙公為漳民免丁錢余嘗大書于
石今卓^侯平難之功不下虛齋乃本諭蜀之義作諭畚記使
漳人刻石與前碑角立侯名得慶字善夫蒲陽人

薦福院方氏祠堂
忠惠方公用太史公有序法論述其世次甚遠至唐諱珣者為都督府長史子諱殷符為威王府諮議余嘗果功進銀青魚御史中丞僖宗中和四年也中丞七子第三子諱廷範歷宰長溪古田長樂三邑遂居柏蒲愴念中原葉葉祖父衣冠於烏齊田豐及葬靈隱山以子貴賜金紫然古老相傳猶號長官長官嘗欲營精舍以奉先合族而未果六子永部負外郎仁遠秘書少監仁岳著作郎仁端大理司直仁遜禮部郎中仁載正字仁遠協力以成表志請

隙地于官買南寺某同業圃以益之於是薦福始有院既共施寶石全莊田三十石種又施南箕田七石種南門田三石種祕監也施滌上田三石種正字也施濠浦田十石種禮部也增景祥橫圳田六石種曾叔祖住山有麟也計種五十九石產錢七貫二百六十五文于是薦福始有田見于莆田令君呂丞祐記詞長史中丞長官三世及六房始祖于法堂遇中丞祖妣長官祖二妣忌則追嚴中允孟蘭供則合祭六房之後各來瞻敬集者幾千人自創院逾三百年香火如一日後稍衰落賴寶謨公忠惠公先後扶

後村先生集卷之三
持而復振至景定庚申院貧屋老賦急債重主僧竇重計
無所出將委之而逃忠惠子寺丞君憫七祖垂垂廢祀慨
然出私錢輸官平債經理兩年銖寸累積一新門廡殿堂
乃帥宗族白于郡曰郡計取僧辦利久矣新任持納助軍
錢十分滿十年換帖者亦如之間助軍多寡未嘗問僧巧
潔利烏得不壞願令本院歲納助軍一分歲首輸官主僧
許本官宗高者選舉又曰院以葺理而興以科賦而廢今
後除聖節大禮二稅免丁醋息坑冶米麩般甲翎毛知通
儀從除照古例書送惟諸色泛敷如修造司需求陪補僧

司借脚試案等官司所濟無荒小院被擾無窮乞並蠲免
郡照所請給據仍申漕臺禮部禮部亦從申符下郡縣乃
諭于廣族曰南山祝聖道場也歲滿散日族之命士有隨
班佛寺而不詣祠堂者自今祝香畢並拜祠堂飲薦福院
麩飯併勞僕夫又靈隱金紫墓昔拘丞嘗分数命士舉人
監學生多不預祭自今皆謁院辦酒食請衆拜攝內赴官
入京人免分胙衆議曰宜著為規約願世守之寺丞屬余
余記其事余惟世之尚論世家者曰種德曰積善然成季宣
孟無後皋陶庭堅不祀非種積之不善殆顯揚之未至初

長官以孤身仕閩猶為唐官及五季分裂壯者各就其方
亦子皆仕王氏入宋長官諸孫擢科甲以文業著見號名
臣者項背相望遂為本朝故家甲族余讀忠惠序譜之言
曰合天下諸方莫如莆之盛合莆之諸方莫如長官之盛
蓋祕監五傳而有宗卿焉禮部九傳而有忠惠焉宗卿哭
秦陵寢淚濺御袍忠惠昌言倫紀觸天顏聞其風者百
世興起七祖種積于前二賢顯揚于後世世祀也宜哉斯
祠成並祀二賢于兩旁以為萬世臣子軌則非直侈方氏
一門衣冠之盛而已寺丞方盛年而繼先志捐私財而倡

義舉力善進方未已余當屢書不一書宗卿諱庭寔忠惠
諱太琮寶謨諱信孺寺丞名演孫方需次建昌守主僧法
通刺血書楞嚴華嚴二經者寺丞之所送舉始院僧
通至未幾變律為禪今有十二僧略如叢林云

宴雲寺玉陽先生韓公祠堂

古鄉先生沒祭于社社者何非若郡邑之社不屋而壇也
有名號而無象設也三家之市數十戶之聚必有求福祈
年之祠有像設焉謂之里社是也祀鄉先生于是敬賢之
意與事神均也鄉先生非必皆城市人如四皓廟于商山

庚桑子尸祝于畏壘隨所居之里而祠之古之道也本朝
以文治郡邑必有學鄉先生必祠于學福唐都會前此大
儒名公卿合祠于郡泮矣惟文山鄭先生有玉陽韓先生
水居懷安縣郭皆老死布衣郡士先祠文山後祠玉陽于
縣學見于前臬使陳公仁玉所跡玉陽祠記然祠立于景
定壬戌記成于明年癸亥謂癸亥始祠誤也既而連帥王
公鎔至而嘆曰徒祠而無以為亭久必廢郡多不剝取
景雲寺產錢僅二百充祠田令奉祠人主之命僧有功
住宴雲寺就佛殿後立玉陽祠余聞之此照祭于社之義

也王公之令大參江公古心出鎮書以字曰玉陽
先生韓公祠堂出江士友請余記之特刻于祠按古之
稱公者或以爵太公周公畢公召公是也或以齒黃石公
河上公申公毛公江公是也古心公所書韓公本此或曰
二先生其生也淡然枯槁無萬鍾千駟之慕其沒也游
人豈必歆秋菊寒泉之薦余曰景行前輩表章先儒出
江士友風俗之厚也先後二閩崇尚教化置田立祠亦邑
大夫學愛之寓也始余不及識二先生猶及交文山之子
舜藻已矣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于斗也有望焉若夫玉

陽之學問行誼余所見于前臬使之記詳矣茲不復著
大夫堯芹澗橋山故余不又難一主其辭及交文而
芹嶺在澗之開化端明嶺山黃裳過是有更焉千萬
丈還我上頭行之高後魁夫亦遂為詩識白雲徐公之來
始亭其上勒詩于石侍郎韋軒五公與權跋焉澗在嶺之
陽東流有折入于淮江饒徽孔道也昔人斲枯椿斷木雜
沙土橋澗上以便往來暮歲輒朽壞難行漲潦積雪或揭
厲濡足乃達彼岸徐君汝齋字子所居瀕澗乃以私財
撤而新之伐石于山造木于鄉僦夫廩匠不以絲毫累里

人伯氏汝乙字伯東方總戎于閩捐俸來助景定甲子橋
成風月佳時芹嶺潑黛于雲漢之表江淮抹練于欄檻之
外正者行者負者乘者皆相賀曰昔畏途今康莊誰之力
也前太守今大宗伯東軒常公擬既榜其里曰秀福地樞
相忠齋劉公夢爰大書芹澗橋三字以落之伯東來請余
記自有宇宙已有是嶺與澗然至演山而是嶺著名至徐
氏一翁二季而澗始有橋豈山川之秉靈亦如士之生世
顯晦自有時耶余聞積善必有餘慶陰德必有陽報昔二
宋方約異僧相小宋掄魁天下大宋甲科後十年僧見之

驚謂大宗神采頓異若嘗活千百萬命者掄魁必矣公曰
貧儒何力至此僧曰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言昨見堂中兩
漂塏穴群塏擾攘戲為竹橋以渡之僧曰是矣及倡第大
宋第一小宋甲科夫人命重于群塏橋費鉅于竹竹徐氏
其興乎高科異等不及身其在後乎白雲表章演山之詩
蓋其先兆矣雖然二宋以文章事業重與歐晏齊名演山
以德望重朱文公見而屈膝不專以科目重也二君其勉
之庶民起於窮鄉遠於異域之非林林於野
公曰六鈇壁堂前東方論其言聞前朝來阻景芝甲七辭

景定辛酉詔起前少宗正朔齋劉公震孫直寶謨閣江東
提舉積書曰端平初朕號召蜀珍畢集于朝尔其六焉其
後諸人相繼至宰輔待送者十之九尔家世人物言論風
旨皆西州第一頗流滯周南坐老歲月及舊人欲盡鈇壁
獨存昔孝皇命朱熹使浙東尔其以前修自勉公侈上恩
即萬里建鈇壁堂後五年公自前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為
祕閣修撰福建提舉行部至莆蓋余與公別三十年矣尊
酒相勞若忼慨謂余江東贊書寔君視草其為余記斯堂
也余維壁非止于屋壁而已昔人于城曰城壁于軍屯曰

壘壁取其高不可踰堅不可攻尔苟為不然有入趙壁立
漢幟者矣有以十餘騎馳入吳壁者吳士之節守忠然王
夷甫風流之宗晉人有臨高請時壁立千仞之目貴為三
公世亂朝危方且謀窟自安委師勸進不知所謂高崑崙
彼者至此安在本朝黨籍諸老雖無東漢刀鋸之禍然經
紹聖崇寧煙瘴之付孤范氏子欲為忠宣畫免付之計鄧
道鄉晚即召用有雲梯之机獨吾家元城翁入麾君變見
號南都鉄壁自端平以後局面每論元氣矣更士大夫柄
來三齊者有之卑令晚謬者有之公居其家尤顯重名特

正論然暫入輒出垂老始復入寔未嘗安其大節與
元城翁相望惟公然後無愧于鉄壁之名昔梅溪王公龜
齡語王公嘉叟吾輩離合不可期但常留此面相見猶記
端平與公同朝余甫五十公甫四十余今八十公志且七
十願與公各留此面所以共堅此壁也

五少聖泉山書院

通天下讀文公之書尊文公之道其始生之鄉僑居之里
宦游之邦與乾淳諸老盍簪頌蓋講貫切磋磋之處往往肖
其像度其書聚承學之士敬事而傳習焉如徽如建如南

康如清漳如潭衡曰精舍曰書院皆奎畫書扁或郡文學
兼領或別置師弟子負規式略如白鹿泉乃公舊游願未
之有非大文缺欵按文公主同安簿元四考而去紹興丁
丑也距今百十載矣世代雖遠然與邑士問答略見大
同集縱田夫野叟忘之士忘之乎會溫陵吳印詔知南外
宗正黃岩趙公兼郡級士友合詞請曰公先大君子遠庵
非文公高弟子公非來自出乎公瞿然曰僕雖懦緩郡雖
凋弊于此不敢不勉乃于城東偏廢寺基創立泉山書院
前爲燕居堂夫子危坐額曾思孟危侍兩堵則圖濂溪上

程邵張諫水六君子滄洲之制也堂下則圖先賢芸閣呂
氏龜山楊氏河東侯氏文定朝氏籍溪古氏澤堂劉氏豫
章羅氏於廡上蔡謝氏廣平游氏和靖尹氏韋齋朱氏致
堂胡氏屏山劉氏延平李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於左廡
凡其制也後爲文公祠以勉齋黃氏遠庵趙氏
西山真氏復齋陳氏配講堂南峙取北面尊師之意四齋
傍列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則大同名齋之舊也以咸淳
丙寅春經始甲寅秋落成行釋菜禮公坐舉此揮麈尾於
佩環聽爭先筆受遂請額于朝移書克莊俾識其顛末前

此賢牧寧智未及是良以文如龍焉天矯龍騰爾漢
必追記其蟠泥栖枳時耶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少之異白不惑白知命白耳順白從心從志學而
齊侯德三都亦有牛耳遂會計當而推之也昔之懷賢者
尚愛其所總之蒙所種之木况其初筮之州乎淮西橋之
趙為宋間平某嘗受舉乎淮清受却乎闈某受屢乎莆守
皆宗正諸父兄又而受教遠庵納交象賢知其濡染于家
庭者久矣一旦施之大救極壞之郡永無租癘村無
顯以節縮支吾之絕其懷章大儒淑艾後學蓋世吏視為

迂緩不切者克莊何幸秉筆附名行不朽遠庵諱師夏宗
正名希恠恠見泰其自號云門下再轉區區之點器嗚呼
文入卷雷院南宮書余言其而歸歸也其
院在福州天王崎郡人兩場必禱大府丞朱挺書其扁令
庄其事者宗學升俊齋諭趙君時檄也求予文記之久不
克為釋褐洪君英伯威称趙君信義通神明俯仰無愧作
洪國之譽髦不以一字假人獨於趙鄭重如此若激發老
夫速踐前言者傳曰尸居而龍視淵然而雷聲夫尸居淵
默塊然無作為之時也然則龍非葉公之所能見雷非阿

香之所能推矣世之黃冠師執袴子多自言能通遁術持符咒大言有餘細行不足或跌蕩犯黑帝之威或彷彿起姪姬之慕往往禍福立見甚則震斃亦或病風喪志久自取之亦雷柯心哉君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其大端大本若是豈特洪君之懷彼哉雖徐勉老忠將往從之矣不

友人李良翁南宮嘗為余言其所親趙君若鈺之賢且才其尉東陽上官爭欲出我門下再轉為潮之理豫郡參佐邑丞簿尉官解皆堅好雅理廳乃開禧堯壘在編下

甲子無葺廢者君始至嘆曰卑官求一身一家硬安奈何無一榻地奉吾親乎願頽敎已甚無寸椽瓦瓦可用決於心白於長監却却君行守事助錢二十萬君請借三月俸于是由獄及解由寢及堂由內達外皆撤而新之而請記於予予謂官不必高土木之工不必鉅麗紀其可紀者而已古今為人記輪奐之役者多矣惟藍田丞廳一記掃空古萬夫丞廨不高於滕閣不大于漏院而使人傳誦其記與王勃王黃州之文相頡頏予千百載後之覽者將有感于斯文耶初陽嵩洪公嘗歷是官君扁其東偏曰景陽

自洛學訓景為大訓行為路文公真公為之改字而天下
之景皆改為希矣然孝經序云景行前哲則唐景猶未改
景行為大路也今姑從孝經序扁曰景陽君更與洪君摘
權何如今古八時鐘兵之聲昔之聲也其聲也其聲也
其聲也其聲也其聲也其聲也其聲也其聲也其聲也其聲也
廟始于唐初惟無間至本朝宣和庚子童劄猶險狹至紹
興乙亥始宏壯至嘉定始有鼓樓紹興丁丑廟號靈祐隆
興甲申淳熙癸卯慶元丙子累加侯爵至嘉定癸未加公
爵淳熙己酉加王爵廟記嘉慶翁之華所作今甲子年周

翁卿前輩故復齋陳公宓肯堂鄭公寅為書丹篆扁翁記
不及近事古人言生封侯死廟食必天下異人神起匹夫
號詹師用符籙伏制猛獸驅祟療病然由唐至今爵冠五
等血食一方盛矣哉其元把茅為靈宇使里人揭虔安靈
為重樓複閣與白湖龍岫之祠等廟介于故元樞居第尉
解之間人神相安故老傳神建炎中嘗導孤卒捕黃草
寇至今尉有捕寇禱神必獲神先壠在秋蘆溪之西過人
家拜掃時父老必奉神輿往返松溪燈燭鼓吹傾城空巷
烏乎沒能驚動禍福其人又能顯揚其親惟靈應蘇侯與

涅槃師為然色法林君希吉重創鼓樓移狀于嘉慶矣興
 來群辭劫又黃公奉林興封亞神氣對越如既湖空卷
 遂至今境亦辭亞辭軒為龜軒子謝并林靈靈之西區有
 編文間入軒賦安好子軒軒數交中嘗專能卒辭黃草
 為重對斯閣與白睡讀辭之師善陳介于好小辭或第揚
 善也會一古適完將其示非善為靈字軒里介辭數安靈
 轉善州用符疑不陳越越雖素蘇亦想由戲主今機操正
 不又並軍古人言至佳對正隨會必天下異之軒味亦夫
 後村阮登夫全集卷之三廿三
 後村先生集卷之三廿三



